

【封神/考彪】衣冠禽兽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9861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98613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伯邑考/崇应彪
Character:	伯邑考 , 崇应彪
Additional Tags:	现趴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【封神】香江故事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8 Completed: 2023-09-16 Words: 44,588 Chapters: 17/17

【封神/考彪】衣冠禽兽

by [IreneLiebe](#)

Summary

现趴。
仙女捡狗，彪子从良。
由 @WeStoDie 剪辑的视频BV16K4y1c7EC。
『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。』
剪辑极美，共享极乐。

阿妈。崇应彪念着他的母亲，心里想，我是真喜欢他的。

——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啊

崇
应
彪

TERRY—HOU

Hunger for Love

——图文 葛生于野——

“阿应，你不知道，自己有多么珍贵。”

——崇先生，再见。

伯
邑
考

LE——YANG

Hunger for Love

——图文 葛生于野——

Chapter 2

本埠市中心寸土寸金。

大平层赶上岛外一幢豪宅价格，却连一梯一户都吝奉。楼盘展示柜摆放各户型不同剖面图，房屋经纪人察言观色，见缝插针：崇先生眼光独到，这户楼层好、采光好，最重要是，性价比高。

崇应彪嚼一块口香糖。他屈指敲敲展示柜玻璃：“就它了。”

真痛快。豪掷千金买美屋，似闹市街头买菜。

漂泊廿五载，崇家不入流私生子终于有立锥之地。

无人向他贺乔迁之喜。姬发和殷郊早就和他闹掰，鄂顺他们还有些联系，但崇应彪连手机通讯录都懒得翻。

他常用软件是Tinder：晚上解决生理需求，白天寻找工作猎头。

新屋入住不到半个月，崇应彪脸上挂彩。他去酒吧把妹，妹的男友找人围殴。崇应彪以一敌十干翻全酒吧，伤痕累累回到小屋。奇怪，他独享两千尺大平层，却从不带人回家。

崇应彪将皮外套甩到茶几上，去厨房拿酒，用餐巾纸沾了给脸上伤口消毒。所幸，冰箱里还冻着两块冰袋，是上次点外卖剩下的。

他在沙发上瘫坐两个钟头。冰袋全化掉，崇应彪突然想下楼抽支烟。他提起冰袋出门，打算扔了，一开门，对面站着人。

准确说，是背对着他站着。

冰袋上水滴湿哒哒流到他指缝里。

崇应彪一激灵：他平生见过太多人，但连背影都能记得清楚的，倒也不多。

面前这人正属其中之一。

对方穿衬衫西裤，似才从中环下班，西服搭在手腕里。

崇应彪低下头，看到自己的裤衩和拖鞋。

他还未来得及抬头，就听到窸窣转身声音。“你好，我是——”

崇应彪猛地把冰袋拍到自己脸上。姑且挡住半张脸，代价是痛得另半张脸也皱在一起。

他缩起肩膀，从对方身边经过，嘴里含糊说声：“借过。”他按电梯，并痛恨电梯为何不能如胶囊般一秒飞到。

身后的人按住他的肩膀。崇应彪直觉地往后一躲，对方说：“阿应？”

单这个称呼，崇应彪似坠入雪窟窿。

“认错人了你。”他将身体再偏转四十五度，试图和墙角构成三角形。

对方却更显惊喜：“怎么会认错呢？阿应，我知道是你。”他的声音暖润似水。

电梯“叮咚”开门。

崇应彪闪身进电梯。他按完楼层键，无意间和对方双目相接。

伯邑考怔怔看着他。他看起来瘦了。但也没怎么变，三年时光像是凿玉的斧子里洒进最后一把砂，开了光。

伯邑考开口想说点什么，正在此时，电梯门适时关上。

崇应彪整个身体都靠在电梯墙壁上。

他发现自己的抖。抖得很厉害，止都止不住。

不锈钢映着他的脸。崇应彪抬头看了自己一眼。眼角和嘴角都破了，打架打得凶，右眼肿得像个猪头。

结合自己曾经做过的缺德事儿，崇应彪从里到外都是个猪头。

电梯门开了，崇应彪跌跌撞撞走出去，蹲在电梯口，点了一支烟。

他掏出手机，翻开通讯录，从上拉到下，也不知道该打给谁。

到最后他拨通苏全孝手机号。

“喂，孝子，我彪哥。”

崇应彪叫苏全孝“孝子”。他也是个确是个大孝子，这事儿按下不表。

电话对面挺热闹的。苏全孝说：“彪哥，咋啦？我在台大迎新趴体呢，说真的，这儿的姑娘真够劲儿的，哥你要不来台北一趟，住我宿舍就行……”

崇应彪懒得听他絮叨。他咳嗽一声，说：“那个啊，孝子，你还记得伯邑考吗？”

苏全孝像是没听清，他大声地问：“哥，你说谁啊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伯邑考！妈的，就西岐集团那个太子爷……”

苏全孝：“伯什么什么？”

崇应彪：“伯——邑——考！就那个跟我订过——”

“阿应，你在这里。”

崇应彪手机直接摔下去了。

他一声“操”好歹没说出口，妈的，最烦走路不出声的人。

崇应彪扭过头，看到伯邑考站在电梯口，手里提着个箱子。

他皱眉：“这什么玩意儿？”问完才觉得自己表现得也太熟了。

伯邑考向他笑笑：“是医药箱。你脸上有伤，我想找地方给你处理一下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不是，你今天才搬来……”

伯邑考笑着点点头。

崇应彪无语。他在这里住了半个月，除了电视冰箱可乐外家徒四壁，伯邑考搬来第一天就备好医药箱。

“那啥。”崇应彪说，“这儿遇见你也挺意外的……一点小伤，就不麻烦了。”

说完，他打算站起来，刚捋直腿就发现自己蹲太久，腿麻了。

伯邑考一手拎着医药箱、一手捞住他胳膊，稳稳扶住。崇应彪鼻尖几乎擦过伯邑考侧脸。他心跳像是踩空半拍。

当然，令他心脏骤停的，是接下来的这句：

“阿应，怎么会麻烦呢？”

“毕竟，我们可是有婚约的。”

Chapter 3

崇应彪说：“哎你他妈别瞎说，我可没和你订婚啊，电梯口拉拉扯扯给人看见了，我他妈解释不清楚……”

伯邑考扶着他的手就松开了。他轻微地皱眉，不知道是否因为崇应彪一句话里带了两个脏字。崇应彪立刻把胳膊从伯邑考手里甩出去，扶着腿、背靠着墙壁。他深呼吸几个来回，心跳回归正常速率。

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我没有想和你拉拉扯扯。”他声音又轻又软，像羽毛一样飘下来，搔得崇应彪心痒痒。伯邑考又道：“你脸上伤口见血，不处理，可能感染。”

他尾音放得很缓，称得上好言相劝。崇应彪倒不好意思了。他抬起头，正看到伯邑考用空出来那只手扶了扶眼镜。银光一闪，伯邑考左手中指上套着一只满圈钻戒。

崇应彪当然认得这只戒指。这是他和伯邑考一起选的。

一式两份，若无意外，另一只本该戴在他手上。

“那个，”崇应彪说，“你还戴着啊。”

他抱着胳膊，话虽是对伯邑考说，却根本不敢正眼看他。

“嗯。”伯邑考承认下来，“三年来一直戴着。”

崇应彪心里发毛。

三年前，他确实和伯邑考订婚了。准确说，是“差点”订婚。

订婚前夜，崇应彪跑了。没跟任何人讲，当晚就订了直飞澳大利亚的机票。

崇应彪后来听人说伯邑考在宴会厅等了整整一天。从白天等到午夜十二点，落跑的灰小子却连只水晶鞋都没留下。

到最后，崇应彪实在按捺不住。他发消息向姬发求证，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了。

当年这场闹剧让姬家颜面大失。

三年后，崇应彪迎来现世报。

他摸了摸鼻子，忽然觉得自己很有必要道个歉。“三年前的事……对不起啊。”

话说得轻飘飘。崇应彪自己都觉得这道歉欠缺诚意。伯邑考忽然伸手揽住他的肩膀，崇应彪一应激，整个人抖了一下。

“电梯到了。先上电梯吧。”伯邑考说。他听起来也不生气。

崇应彪“嗯”了一声。伯邑考的手还放在他肩膀上，温度从他的掌心传来，莫名有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

他跟着伯邑考上了电梯。然后跟着伯邑考回了他家。

此处指伯邑考的家。崇应彪进门后才反应过来。他非常不能理解，自己怎么就进了最不想见的人的家门。

伯邑考给他拿拖鞋，崇应彪说：“没事我用鞋套就行。”

伯邑考向他笑笑：“这双拖鞋以后就是你的。”他笑起来两颊有酒窝，崇应彪看呆了。

他呆呆地应声：“嗯。”

伯邑考给他倒水，崇应彪双手捧着一一次性纸杯，伯邑考又拿热毛巾来给他擦脸。

“头仰起来。”伯邑考说。

崇应彪仰起头，热乎乎毛巾覆盖上他的脸。伯邑考仔细地避开崇应彪脸上伤口。

一点也不痛，真好。崇应彪似踩在云朵里，浑身都要飘起来。

伯邑考拿出碘酒和酒精。崇应彪连忙说：“别用带色的，明天我还要出去……”

伯邑考皱眉。他问：“又出去玩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见几个朋友……”他喏喏。

伯邑考轻轻叹一口气。“这次用酒精。”他说，“下次再带一脸伤回来，就用碘酒全涂满。”

他用棉签沾酒精，清理崇应彪脸上破皮伤口。崇应彪胆子大起来。他问：“你不是一直在北京吗？怎么回香江了？”

他没说的是，还这么倒霉被我撞上。

伯邑考点点头，手上动作也没停。他回答：“之前负责北京的业务。中环的项目出了点问题，就回香江一趟，顺便看看老爷子。”

崇应彪问：“问题大吗？”

伯邑考说：“小事。”他放下棉签，又拧开止血药粉的瓶子。伯邑考将药粉细细敷在崇应彪脸上，轻轻说：“那些事，都不及我看见你一脸伤地出现在我家门口，这样令我忧心。”

崇应彪猛地一颤。药粉哗啦洒上他半张脸，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！”崇应彪呛得咳嗽，他向伯邑考摆手：“没事，没事……我挺好的。”

他喝了一口水，才讷讷说：“让你费心了啊。”

伯邑考拿纸巾给他擦脸。他听起来有点无可奈何，声音里却依旧掺着笑。“怎么会。”

磨磨蹭蹭，几乎到午夜。

崇应彪属于夜猫子，但他看出伯邑考有点累了。

他向伯邑考道别：“我先回去了。”

伯邑考微笑着和他道别。崇应彪摸摸脸，好家伙，这纱布贴得够严实啊。他挪到门口玄关，换了鞋，开了门，才回过身对伯邑考说：“今天真是谢谢你了……”

伯邑考仍然笑着。他看起来疲倦而温柔。客厅的暖光照在他身上，构成了崇应彪心目中最接近“家”的存在。

崇应彪的目光移到伯邑考的左手中指上。

他低声说：“那个订婚戒指……有空就拿了吧。”

回到家，崇应彪关上门就转身贴着墙壁，慢慢地滑坐在地上。

屋里没开灯，他把脸埋在双手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脸上的伤口痛起来。崇应彪抓住纱布的边缘，狠了狠心，却还是没撕下来。

他忘不了伯邑考给他包扎时候的表情。专注，沉静，好像世界上只剩下崇应彪一个人。

可崇应彪想：如果老天再给他一次选择机会，他宁愿从来没见过伯邑考。

崇应彪在家里连续蹲了一个礼拜。

三餐都用外卖解决，他不敢出门，不敢冒百分之一可能性，撞见伯邑考。

所幸，伯邑考从来没有试图敲响他家的门。

他的这位新邻居显然是个安静的好人。崇应彪可以骗自己对面的屋子仍然是空的，但到了昼夜颠倒的梦里，他会听见伯邑考对他温柔地、笑着说：“阿应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他更怕伯邑考在梦中问他：“阿应，我们从头来过，好不好？”

等到脸上淤青都消了，崇应彪才回归酒吧午夜场。

酒吧坐落湾仔区，是苏全孝去台大前给他推荐的。苏全孝这小子在起飞前还不忘给崇应彪打电话，言辞切切：哥，那里面有个女仔，好漂亮的，哥我走了你帮我看着点她……

崇应彪非常不耐烦。他质问苏全孝，怎么对他彪哥的人品如此认可？还是对他彪哥的魅力如此不认可？

苏全孝说，哥，谁不知道你是……上次，妹妹见了你，回家就跟我说，说崇哥心里住着人呐，她实在没办法。

崇应彪从牙缝里“嘶嘶”吸气。

他闷闷挂了电话，胸腔里似乎堵着一口气，怎么也发泄不出来。

酒吧里人声鼎沸。

崇应彪挤在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中，挥手向酒保再要一杯特奎拉日升。今晚他已经喝了不下十个shot，再喝下去估计他就真没法回家了。

不过这样也好。他不想回去路上，每走一步都在想不该想的人。

他周身忽然安静下来。

崇应彪意识到有人来清场，但他懒得挪座。

他没料到，清场的人是冲着他来的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有人走到他身边，“弟弟。”

崇应鸾在他身边坐下。

崇应彪问：“你来干嘛？”

崇应鸾说：“我是没什么事。”他语气中带几分讽刺，“不过饭局上听人说，看到我成日流连……‘娱乐场所’，提醒我注意声誉。”

崇应彪想，妈的，那是老子。但他意外地有点得意，这张一模一样的脸，总算派上点用场。

崇应彪嗤笑：“行啊，那你去整容啊？”

崇应鸾冷冷说：“丢了脸面的人不是我，是谁，谁自己心里清楚。”

崇应彪反问：“怎么，想来管老子？也不闻闻，自己这一身禽兽味儿，吓唬谁呢。”

崇应鸾猛地一拍桌子。

“崇应彪你别给我太过分了！”他厉声说，“你这副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当初，妈就是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才活生生给你气死了！”

崇应彪心里像划了雪亮的一刀。

他从吧台边走下来，站在崇应鸾面前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他妈再给我说一遍！”

崇应鸾刚想开口，崇应彪一拳就砸了上去。

“就你也配提妈，你这个认贼作父的狗东西，他妈的，老子打死你！”

崇应鸾不是吃素的，挨了一拳后立刻反扑上来，兄弟两人扭打在一起，酒吧里都没人敢劝架。

崇应彪实在不该喝那么多酒。

面前的人都是重影，叫他该怎么同时和三个人打架？

他跌坐在地上，手肘撑着地板。崇应鸾向他走来，攥紧拳头，那张和他很像的脸上，终于也显露出相似的疯狂。

“崇应彪，我警告你，不许这么说父亲！”

崇应彪气得发笑。他边笑边点头，嘴里全是血腥味儿。“操，狗都比你有良心。”

崇应鸾举起酒瓶直接就上来了。

崇应彪依然睁着眼。他等着那酒瓶子落下来，无所谓，自打十六岁被送回崇家，他早就被崇侯虎揍过不知道多少遍了。

他等着，但那酒瓶子没落下来。

“崇先生。”

崇应彪反应了一下才知道那不是在叫他。

他又反应了一下，意识到那句话出自伯邑考之口。

他突然地慌了。

撑着地的手肘在打滑，崇应彪往旁边蹿了一下，正好看到满脸怒气又不好发作的崇应鸾被伯邑考牢牢地把住了手臂。

伯邑考穿着一套正装，这打扮说是刚从宴会上退下也不为过。

但伯邑考在这里。在酒吧里，仿佛轻轻松松一伸手，就制住了从小练格斗的崇应鸾。

伯邑考向对方笑笑，声音仍然是很温和：“阿应做错了什么，我代他向崇先生道个歉。”

崇应彪想说，不是，凭什么是你道歉啊？

但下一刻，伯邑考就蹲下身，双眼对牢崇应彪，目光温柔地在崇应彪头上脸上逡巡一番。

“阿应……”伯邑考似乎叹了口气。崇应彪以为他要训他了，但伯邑考只是说，“很痛吗？我们回家。”

崇应彪被伯邑考提着衣服领子拎起来。他头脑晕晕乎乎，半个身体几乎都瘫在伯邑考身上，只能任由伯邑考将他带到随便哪里。

崇应鸾似乎在他们背后喊了一句，说姬先生，既然西岐和崇氏的婚约已经毁了——

伯邑考没有回头。崇应彪听到他说，“那便重新提起来吧。”

Chapter 4

他合该是喝了假酒。

睡到日上三竿才睁眼，崇应彪窝在羽绒被里发愣。他辜负酒豪英名。

更糟是，一刻钟后，他才意识到盯着的并非自家天花板。

卧室门开了。伯邑考端一杯牛奶过来：“阿应，你醒了？”

崇应彪坐起身子。然后他惊惶地发现自己——不算裤衩——什么都没穿。

他手忙脚乱地扯过被子堆在自己胸前。伯邑考看着他动作，脸上表情很复杂，像是想笑又不能笑。

崇应彪问：“我衣服呢？”

伯邑考抬抬下巴，指指床边摆放的一叠。“都洗好了。”

果然是一件也没少。伯邑考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阿应，你慌什么，你身上还有哪处我没看过？”他顿一顿，脸上露出个笑来，颊窝圆圆，“又有哪处，是我不能看的？”

崇应彪瞪着他。如果卧室里有全身镜，他就能发现自己从头到脖子，全都红了。但崇应彪不知道。崇应彪仍然凶狠地瞪着伯邑考。

伯邑考笑笑，走过来，把牛奶端给他。“喝点牛奶，怕你还没解酒。”

“他妈的老子还没醉——”

伯邑考敲敲他的头：“不可说脏话。”

崇应彪吞下后半句。他勉强改口：“我还没醉过呢。”

伯邑考说：“无论如何，酒伤身体，要少喝。”

崇应彪烦躁地抓抓头：“就你管得多。”但他还是把牛奶喝了。

他跟着伯邑考去餐厅吃早餐。

开放式厨房，伯邑考给他现场煎一个鸡蛋。流心的，筷子一戳，黄色蛋液淌出来。

崇应彪咬了一口煎鸡蛋。他好久没吃过别人亲手给他做的早餐了，十六岁，母亲去世后，更是再没有吃过流心蛋了。

伯邑考看着崇应彪吃早餐。快十点了，尽管是周末，伯邑考仍然有规律三餐习惯。若非照顾崇应彪，他不会在十点钟开火。

崇应彪注意到伯邑考手上戒指不见了。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空落落的，但他也说不清楚，自己到底是什么想法。

“你把戒指摘了啊。”崇应彪含混地说。

伯邑考略微抬一抬眉毛。他从衬衫领口里拽出一条银链子，链子里串着一枚戒指。

“放在胸口上，每天都贴着。”伯邑考似乎很轻松地说，“想着哪一天，让阿应亲手给我戴上。”

崇应彪呛了起来。

“不是你有完没完啊？”崇应彪说，“我说得够清楚了吧？咱俩三年前就掰了，一刀两断那种掰了，订婚早就吹了，你还成天搁这儿想想想，想啥哪你——”

他忽然就说不下去了。伯邑考坐在他对面，垂下眼睛，安静地听着。他看起来有点伤心。

有那么一刻，崇应彪想：万一，他是真的呢？他是真的有一点儿喜欢我呢？

崇应彪讷讷说：“……我是说，我觉得我们还是……”他把“别再见面”吞下去，换成了，“做普通朋友就好了。”

伯邑考站起身。崇应彪条件反射地往后缩了缩。

但伯邑考没往他那儿走，而是去客厅看了一眼钟表。

“现在是早上十点半。”伯邑考说，“上次在酒吧遇到你，是晚上十一点。再上次是晚上十点半。”

崇应彪问：“……啊？”

伯邑考说：“你的三餐和作息都非常不规律。”他声音中并无责备，仍然淡淡道：“阿应，我知道你常点外卖，但半夜三更进食，太伤肠胃。”

崇应彪挨了训，闷闷道：“这你管得着吗。”

伯邑考恍若未闻。他仍心平气和地说，“你和我是邻居，往后，我的厨房开火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多做一人的饭，没什么差别。”

崇应彪傻了。他是真没料到伯邑考能整这一出。

这人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崇应彪还没想好怎么回绝，伯邑考补上一句：“阿应，我们相识一场，总能算得上朋友吧。”

他转过身，对着崇应彪说。伯邑考逆光站着，眉眼都显得很温柔，没等到崇应彪的回答，他只笑了笑，显得有点落寞。

崇应彪不知不觉说：“……好吧。”

崇应彪开启了蹭饭生活。

伯邑考果然烧得一手好菜。据说西岐集团是做农产品发家的，伯邑考料理农产品很有一套。

崇应彪在厨房里旁观伯邑考做鲫鱼汤。

平底锅烧热倒油，放一条鲜活鲫鱼，中火煎到两面金黄，然后放香葱、生姜、料酒。香味扑鼻，崇应彪咽口水，发出好大一声“咕隆”。

伯邑考笑着推推他：“去接点水来。”

崇应彪拿碗盛水，伯邑考浇下锅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。再揭盖，浓白色鱼汤色泽鲜亮。崇应彪殷勤地把鱼汤盛到碗里，伯邑考解下围裙，和他一起坐到饭桌两边。

真好喝。鲜掉舌头，崇应彪几乎想把碗都吃掉。

他放下碗，伯邑考也正好向他看过来。

“阿应，”伯邑考笑道，“你嘴边沾了一点。”他伸手碰一碰崇应彪的嘴唇边上，指尖似乎沾了一点汤汁。

鬼使神差的，崇应彪张开嘴，将伯邑考的手指含进口中。

他做完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破事儿。

伯邑考整个愣住了。

崇应彪看着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一下。然后伯邑考把手指抽出来，崇应彪的上下牙齿碰到一起了。

伯邑考站起身去了厨房。他背对崇应彪站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厨房我来收拾就行。”

崇应彪好半天也没说出话。他只得“哎”了一声。

崇应彪被打发回家。

他蔫蔫地坐下，刷了会儿手机，反复地点开伯邑考的头像，但聊天记录始终停留在：“快开饭了，过来吧。”

伯邑考没给他发消息，也没解释。

崇应彪觉得自己快失眠了。

他不是没跟伯邑考做过更过分的事儿。三年前，他和伯邑考算正儿八经未婚夫，该干的不该干的全都干过一遍了。

但这会子，这算闹哪样啊？

崇应彪躺在床上。他闭上眼，眼前全是三年前的伯邑考，他们手拉手逛家具店，伯邑考说，阿应，喜欢这张床吗？做我们的婚床，好不好？

崇应彪狠狠睁开眼。他盯着天花板，忽然有点恨伯邑考。他恨伯邑考在被自己背弃后竟然还能一点也不生气，他更恨伯邑考同意做回普通朋友。

而崇应彪自己，很不幸的，并没有这样的好本事。

第二天，崇应彪手机收到短讯息。

他还迷糊着，就伸出手去摸索，点亮屏幕一看，发件人：殷寿。

崇应彪先是一阵失望，然后一个激灵，坐直了。

收到前任大老板讯息，他提起十二分精力。

讯息内容很短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沙田马场二号台。”

殷寿发消息从来不多解释。

但，若非要紧事情，他也不会特意通知崇应彪。

崇应彪回讯息：“收到。”

殷寿没回复，这是他一贯风格。

所谓“明天”就是今天。崇应彪没敢耽误，从衣柜里照出最能见人的一套搭配。

若殷寿真打算给他介绍人脉，崇应彪不介意把自己推销出去。

他不比崇应鸾，自小养在本家，坐拥全部资源；他崇应彪今日所获一切，都是一拳一脚地拼出来的。

沙田马场周末举办日常赛马会。

崇应彪随手押了一匹马，领了号牌，去二号台就坐。

他看到殷寿也在二号台，但对方正坐在前排和人交谈，崇应彪不便打扰，就先坐下等着。

他没坐多久，就听到身边窸窣声音。崇应彪扭头一看——妈的，就知道凡是殷寿在的地方，就会有这小子出现。

殷寿的儿子殷郊抱着胳膊，冷冷看着他。

崇应彪在心里骂了一句：装个啥啊，就知道装酷，脑子没半斤重的家伙。

但他还是对殷郊很客气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小殷总，好久不见啊。”

殷郊在听到崇应彪说“小殷总”三个字的时候，脸上的不屑更明显了。崇应彪脸上的笑都快挂不住。妈的，关系户。

殷郊说：“崇应彪。你别动伯邑考的歪心思。”

崇应彪扯扯嘴角，皮笑肉不笑：“小殷总，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。怎么，是你家姬发告诉你的？”他故意压低声音，说，“还没嫁进姬家，就一心向着西岐了？你爸要是知道生个儿子胳膊肘往外拐，不知道气成什么样。”

殷郊大怒：“你！”

要是姬发在，估计能回几句嘴。但殷郊向来是说不过崇应彪的。何况，他俩身处公共场合，到处都有摄像头转播，殷郊不能拿他怎样。

殷郊压着怒气说：“崇应彪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该记得三年前做过什么混账事儿！姬发跟你绝交，真是一点也不冤，他没把你挂上全球通缉犯名单，下手就算够轻的了！”

崇应彪“呵呵”假笑两声。“那谢谢他啊。”

殷郊两只眼睛像是要烧起来：“崇应彪！你知道伯哥在你走后有多伤心吗？姬发说他从来没见过他哥那个样子，彪子你倒是有种啊，有种你三年里哪怕回来一次？崇应彪你就是个软脚虾！”

崇应彪忽然觉得无比烦躁。他不想听殷郊再说下去了。“这三年，我跟着你爸在澳洲干事。小殷总，你要是真这么厉害，怎么不自己去？是懒了，还是怕了啊？”

殷郊说：“你！”

他双眼直冒火，崇应彪斜斜倚靠在看台座位上，和殷郊四目相接。

“殷郊、崇应彪。”殷寿出现得不早不晚。

他年届六十，殷郊是他老来得子，但殷寿似乎并不很宠爱这个儿子。

殷郊说：“……父亲。”

殷寿点点头，让他先下去。然后，他对崇应彪说：“小崇，来。”

他拉过崇应彪一只手臂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崇应彪被他推着往前走了几步，殷寿说：“你父亲也在，正好，让你们父子俩叙叙旧。”

Chapter 5

崇应彪似全身被定住。

殷寿拍拍他肩膀：“去吧，你父亲就在那儿呢。”

崇侯虎的确就站在那里。扶着栏杆，带着墨镜，看台下的赛马。听到响动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崇应彪，情绪没什么波动。过半晌，崇侯虎突然又转过身，仔细看了崇应彪一眼：这时候，他才发现来的不是他大儿子崇应鸾，而是小的那个。

崇应彪血都凉了。

他脚下生了根，半步都迈不动，偏偏崇侯虎向他嗤笑一声，神色很不屑。

殷寿过去打招呼。崇侯虎虚长他几岁，殷寿对他一向客气。“崇老爷子，赌马呐？”

崇侯虎对殷寿也没什么好脸色。他只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

殷寿又说：“老爷子选马一向眼光好。俗话说，选马如选人，崇老纵横商场，就靠了这双慧眼。”

崇侯虎“哼”了一声。他慢慢说：“‘选马如选人’，不错，我崇侯虎还是有这个自信的。”他摘下墨镜，眯眼打量马场上赛马，悠悠道，“这两匹马，一母同胞，一匹是良马，一匹却是劣马。”

他重重拍一下栏杆：“可见同胞之间，也有优劣之分！有的马生来就是千里驹，有的马却该蝇营狗苟于马厩！”

他这话分明是说给崇应彪听。

崇应彪倒无所谓。他从小听崇侯虎骂他，仿佛崇家两个儿子，长子是天上云，次子是地上泥，崇应彪生来就该被人踩在脚下。

骂了这么些年，崇应彪听习惯了。

殷寿说：“老爷子见解独到。”

除了崇应彪，没人捕捉到殷寿眼中一闪而过的晦暗。崇应彪在心里偷乐：殷寿也是次子。崇侯虎老了说话越发不注意，一句话把最不该得罪的人给得罪了。

他跟着殷寿干了这么多年，大老板脾气如何，崇应彪最熟悉不过。

殷寿表面不说，往后总会报复回去。

思及此处，崇应彪终于开了口：“……爸。”

一句“爸”喊得他忍气吞声。

崇侯虎哼了哼，表示听到了。殷寿适时告退，把场子留给崇侯虎父子。

崇应彪走到他父亲身边去。崇侯虎费老大劲，从殷寿这边着手，把崇应彪请过来，到底为了何事？

崇侯虎问：“从澳洲回来了？”

崇应彪心道，老子回来都半年了。他说：“是。”

崇侯虎说：“还知道回来。”崇应彪等着他发难，果不其然，崇侯虎说：“你和姬家那个小子，又见面了吧？”

妈的崇应鸾你个告密的小人。

崇应彪在心里骂了他哥五百遍，嘴上说：“是，见了几面。”

崇侯虎说：“你还打算和他结婚？”他略一沉吟，“当初，姬家是提出过和我们联姻。”

崇应彪听他说“我们”，浑身恶寒，只觉得汗毛耸立。“当初当初”，当初，他可是被崇侯虎当作一件向西岐献媚的礼物，送出去的。

崇应彪说：“只是朋友关系。”

“朋友？”崇侯虎反问，“姬家那小子对你可上心得很呐。

“九龙那块地，你走了，他还是拍板买了下来。寸土寸金，姬家为了让你过门，也算是拿出了万贯黄金。”崇侯虎斜睨他一眼，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

崇应彪只觉得血管中冻住的血液忽然松了闸，激荡地奔腾起来。

他不知道，伯邑考最后还是买下了那块地。只为了他，只为了一个谎言。

他忽然不想再和崇侯虎虚与委蛇下去了。崇应彪径直说：“好，那我在崇氏的卖身钱，也算还清了。”

崇侯虎大怒：“你——”

崇应彪冷笑：“从此，我和崇氏，和你、和崇应鸾，再无关系。”

他回到看台上，拿了行李就离开。殷郊还坐在旁边，见到他回来了，先是一皱眉，发现崇应彪脸色不对，还没来得及开口问，崇应彪就走了。

他骑摩托车环岛飞驰。

海风咸湿，较之空气潮热，扑面似雾气氤氲。崇应彪停下车，脱掉头盔，大口呼吸空气。

他走到九龙沙滩上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坐着。

天色渐晚，日头昏暗，崇应彪把头盔扔到脚旁，脱力似坐下。

他有好些年都未坐下细细欣赏晚霞。

上一次，还是订婚前一天，崇应彪坐晚间红眼航班。刚上飞机，他关闭手机等一切通讯工具，睁眼空对舷窗。

窗外是大片大片瑰红色晚霞，似要铺满维港的整个天空。

那是三年前崇应彪最后一次看到的维港天空。

那天之后，他与香江断了联系，更与伯邑考彻底断联。

崇应彪是私生子。

他的母亲是崇侯虎的情人。正房妻子不能生育，她为他生下一对孪生子。

正房知道了，便提出要收养。但只收养一个。

崇侯虎把大的孩子抱走了，他给长子起名“鸾”。至于剩下的那个小孩子，他起名“彪”。

鸾，吉鸟也；彪，凶兽也。

父亲的偏向，在孪生子还未长大成人时，就清晰地展露了。

十六岁那年，崇应彪的母亲去世了。

她在饥寒交加中死去。崇侯虎并非没有给她金钱，但那可怜的女人染上了赌博，用虚幻的快乐，代替生命中的一点点爱。

她死前最后的愿望是让小儿子重回崇家。

崇应彪抱着母亲的骨灰盒，被接回了崇家。和养尊处优长大的哥哥不同，崇应彪从小在城中村长大，身边人做的是偷鸡摸狗、一楼一凤的勾当，他从未接触过、更从心底反感上流社会那一套规矩。

第一次参加酒会时，崇应彪几乎沉默着站了整个晚上。他唯一一句开口问话，是问侍者，这一瓶酒的价格。

于是他知道了，这瓶酒够给他的母亲买上半个月的药。

崇应彪就像丢进角落里的狗一样，在崇家过完了他剩下的少年时代。

崇侯虎揍过他，但最后选择漠视他。崇应彪喝酒、打架、考试不及格，崇侯虎再也没有管过他。

直到，崇应彪大学毕业那年，崇侯虎突然把他叫回家里。

父亲的正房妻子也在。崇应鸾也在，哥哥很罕见地没有对他冷眼相向。

他们吃完了称得上是其乐融融的一顿饭。

崇应彪从饭碗里抬起头，甚至是有有点惶恐地，等着父亲说话。

于是崇侯虎说，应彪，你来帮父亲一个忙。

崇应彪坐在饭桌前，听父亲讲完要他帮的一个“忙”。

听完，崇应彪只觉得荒谬。

他的父亲，自打他出生就不管不顾的父亲，要求他，和一个男人结婚。

崇应彪几乎当场就想大笑。他的父亲仍然很严肃地说，语气就像在谈一件投资并购的大生意，而不是儿子的婚事。应彪啊，本来是你苏伯伯的女儿嫁过去，但对方拒绝了，说是对女人没兴趣。爸爸想来想去，只有你最合适了，应彪，你可一定要帮爸爸这个忙啊。

崇应彪感到血液一层层从头顶褪去。他问，是谁？

他父亲说，是西岐集团董事长的长子，姬邑。

崇应彪愣了。他知道姬邑，那时候，姬邑还叫伯邑考。

五年前，他就认识伯邑考了。

可惜，对方不一定记得他。崇应彪那时候刚被接回崇家，脏得像只丧家之犬，伯邑考记不得他也好。

他犹豫了。崇侯虎将他片刻的犹豫当成是同意，立刻高兴地说，好，爸爸明天就安排你们见面。

见面地点约在高档餐厅，对方请他吃早茶。

伯邑考落座前，崇应彪已经吃完一整笼水晶虾饺。

他只听得头顶上沉沉带笑声音：“抱歉，我迟到了。”

崇应彪抬起头，对上对方目光。伯邑考略略蹙眉，崇应彪被他打量得怪别扭的，伯邑考毫无预兆地开口说：“小应？”

崇应彪：“……哎？”

伯邑考笑了。他笑起来时候，两颊有深深酒窝：“小应，是你啊。”

他叫他小应，崇应彪被拉回五年前升学宣讲会。

燥热夏日，崇应彪坐圆形报告厅最后一排，拿书挡住头，趴桌上就睡。

叫醒他的是宣讲会主角。

崇应彪打着呵欠睁开眼，对牢另一双黑沉沉眼珠。

伯邑考穿白T，印HKU硕大logo，形象好得可以立刻选入招生宣传片。崇应彪校服领子都是脏的，他与报告厅格格不入。

伯邑考对他笑笑，说，同学，宣讲会结束了。

崇应彪胡乱点头。他不自在地别过脸，试图藏起脸上打架留下的伤口。

伯邑考顿一顿，又说，离开校园很久，有点想念食堂的味道了。同学，你能带我去食堂吃一顿吗？

名校高材生和他坐食堂同一张桌子。

崇应彪刷卡时，伯邑考注意到他校园卡上姓名。伯邑考问，你是崇伯父的儿子？

崇应彪听到那三个字，脸色一沉。伯邑考像是没看见，又说，那我叫你小应吧。

交谈中，崇应彪知道伯邑考是姬发那小子的哥哥。伯邑考解释，父亲为了让他隐去姬家长子身份，给他化名伯邑考。

崇应彪问，你有弟弟，怎么还来蹭我的饭卡？

伯邑考怔怔。随后，他笑起来，说，可能是我见了小应，很喜欢。

他与伯邑考的缘分，本该止于食堂里那一顿饭。

后来，崇应彪向姬发打听伯邑考。姬发说，他哥直博去了杜克，人在大洋彼岸，又说他哥把名字改回姬邑了。

伯邑考把名字改了，但崇应彪还是在心里默默叫他，伯邑考。

三个字，音调各不相同，叫起来有种轻快的韵律感。崇应彪快忘了伯邑考的脸，他默念伯邑考的名字，想到，这世界上还会有一个人，见了他说，“很喜欢”。

五年后，他坐在伯邑考面前吃一笼水晶虾饺，听对方问，“小应，是你啊。”

崇应彪说不出话。伯邑考还记得他，十七岁烂泥一般的少年，那是崇应彪人生中灰暗时光。

伯邑考和他叙旧，熟络似相交已久。他问崇应彪读书情况，大学生活如何，是否找到工作。崇应彪感觉自己在offer的终面。

伯邑考笑：“小应，不用这么拘谨。”

他向崇应彪解释，原来，一切都是误会。伯邑考无意和苏家女儿订亲，又不好直接拒绝，语气可能过于婉转，被解读成了“对女人不感兴趣”。

崇应彪松一口气。他心里空落落，似垂涎一块早知道自己不属于的肥肉。

伯邑考问，是你父亲叫你来的吗？

崇应彪说是。

伯邑考很久都没说话。崇应彪觉得尴尬，他说姬先生，多谢您赏脸，误会解释清楚了，我回家跟爸说声就行。

伯邑考忽然伸手过来，按住崇应彪的手背。崇应彪觉得自己汗毛都起来了，伯邑考仍微笑。他温声说，小应，或许我们可以交往看看。

他这只野狗，竟然有一天能吃上这么美的一块肥肉。

崇应彪迷迷糊糊，做了伯邑考的男朋友。他从没被这样爱过，而伯邑考又是世上最好的爱人。

伯邑考叫他，小应，后来又改成，阿应。

某天，伯邑考说，阿应，我们结婚吧。

他带崇应彪去挑戒指。结婚前先要订婚，订婚戒指通常用永恒款式，一式两份，满圈钻戒或是单镶一枚。

崇应彪给伯邑考挑一只满圈钻戒的。他自己要单镶一枚的对称款。

伯邑考不太理解。崇应彪向来花俏，这戒指选得不是他一贯作风。

只有崇应彪自己知道：他不敢要太多，倘若只向老天要一枚钻石，是否能换伯邑考永远留在他身边。

订婚宴早早安排好。崇家对崇应彪态度明显好上不少，崇侯虎说，应彪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爸爸送块地给你做陪嫁。

说是“送”，其实是让西岐集团买下这块地。

伯邑考同意了。那块地地处九龙，用地性质商住混合，不算差，甚至称得上地段绝佳。

直到，订婚宴前一天，崇应彪听到他爸讲电话。崇侯虎说，幸好幸好，有您透露口风，才知道九龙那块地商住变工业，好地变废地。哈哈，西岐那小子还傻愣愣地接盘，这售出了，可是不退不换的啊！

崇应彪站在门口，似吞下一记冰锥。

他没脸去见伯邑考。但他更不能让伯邑考白白踏进陷阱。

崇应彪订了当晚的航班。随便哪一班都好，他只想快点离开香江。

订婚戒指他留在了酒店房间里。他希望伯邑考能懂——他只希望伯邑考能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不怕伯邑考恨他。

直到三年后，他才获悉，伯邑考最后还是拍下了九龙的那块地。他不知道崇侯虎用什么条件换得伯邑考点头同意。

他觉得这三年时间，像一场笑话。

月亮升了上来，月光洒在海面上，像揉碎了的白霜。

海滩上有点冷。崇应彪仍坐在沙滩上，他什么也不愿去想，什么也不愿去做。

他听到被沙子吸去的足音。

崇应彪回过头，伯邑考从沙滩上向他一步步走来。

他没有穿一贯的衬衫西裤，而是宽松针织毛衣，毛茸茸的，似邻家大哥哥。

.....如果伯邑考真是他哥哥就好了。

崇应彪想，那么，他就可以每天心安理得地向他撒娇，心安理得地亏欠他。

伯邑考披着月光，向他伸出手，说：“阿应，我们回家。”

Chapter 6

月光似流淌在伯邑考掌心。

他看起来温和又无害，像是一伸手就能要到的糖果，一场太好的梦。

崇应彪觉得血管中似乎扎着一千根针。他吞了下口水，说：“我不走。”

他不敢再做梦了。

伯邑考轻轻皱眉。他似乎有点困扰。“这里晚上太凉了，阿应，你先跟我回家。”

崇应彪大声说：“伯邑考你他妈懂什么！我告诉你，我当初就是故意想离开你，老子玩腻了，不玩了，你能不能快点滚蛋——”

伯邑考蹲下身，用手掌轻轻捂住崇应彪的嘴。他很温和地说：“阿应，我说过，不可以讲脏话。”

崇应彪瞪着他。伯邑考的掌心很暖，似捧住小小一枚火光，很轻地按在他的嘴上，崇应彪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阿应，我都懂的。”伯邑考缓缓说，“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也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。”

“九龙这块地，是我心甘情愿买下的。我知道它的价值，也没觉得自己被骗了。”

崇应彪狠狠推开伯邑考的手。他咬牙说：“伯邑考你是不是傻！这块地根本就不——我根本就不值这个价！”

他第一次在伯邑考脸上看到明显的不悦。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不可以这样说自己。”他顿一顿，伸手揽过崇应彪的肩膀，捏了捏，像在哄孩子。

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你不知道，自己有多么珍贵。”

月光像流淌进崇应彪心口。扎在他血管中的一千根针，一根接一根地融化掉。

伯邑考松了手，崇应彪忽然扑过来，抱住他，将脑袋埋在伯邑考的肩窝里。

伯邑考被撞得直接坐在地上了。他有些措手不及：“阿应？”

崇应彪好久没说话。他不敢开口，怕自己嗓子里哭腔太明显。他在发抖，他觉得很冷，但伯邑考抱起来很温暖，他不想放手。

“……带我走。”

他感觉到，一只手，落在他的头顶，揉了揉他的头发。

伯邑考说：“好。”

摩托车被崇应彪丢在沙滩。见鬼，他找个日子去拿就好了。现下他坐在伯邑考的轿车里，

坐副驾驶，脸转过去面对玻璃窗。

他不想让伯邑考看出自己一直在哭。

伯邑考开车很稳。

崇应彪低着头跟他走进大厦，公寓大厦的司阁都认不出他，伯邑考抬手示意，崇应彪跟着他走进电梯。

一进电梯他就扑到伯邑考身上，吻他的嘴唇。

贴得那么近，他听到伯邑考心跳声。原来西岐集团太子爷也并非圣人。

伯邑考轻轻喘一口气。他说：“阿应，到家再说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来我家。”

伯邑考不太理解，他本来打算把崇应彪带回自己家。但他没有反对，跟着崇应彪进了他家。

崇应彪一进门就去撕伯邑考的衣服。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你慢点。”他自己脱掉毛衣，崇应彪就转头去扒他裤子。

伯邑考往后退了一步，靠在门口玄关上。

崇应彪跪下来给他口交。

伯邑考伸手推崇应彪的脑袋。他的气息不太稳：“阿应……先去洗澡。”

崇应彪不管他。他张着嘴吞吐着伯邑考的性器，像溺水一样摄入伯邑考的味道。

他太想要他了。全身每个毛孔都在渴求伯邑考的气息。

伯邑考把崇应彪推到浴室。

崇应彪把自己衣服脱了，伯邑考还在调水温，崇应彪就从背后抱住他。

崇应彪说：“我很干净。”

伯邑考说：“嗯。放轻松。”

他回身抱住崇应彪，用花洒浇透崇应彪全身，崇应彪像雨里的小狗一样抖抖水，伯邑考实在忍不住笑了。“阿应真可爱。”他夸崇应彪。

崇应彪觉得这夸得不太对劲，但他脑子迷迷糊糊，没法多想。

他们跌跌撞撞躺倒床上。

崇应彪翻身去床头柜找来润滑剂。

伯邑考失笑：“这就是让我到你家的原因？”

崇应彪有点急迫地解释：“我以前都没带过人回来！”

伯邑考温柔地捧住他的脸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阿应是在等我。”他的双眼好黑，似深夜中落满星星，崇应彪几乎可以溺死在他的双眼中。

伯邑考挤一点润滑剂，从指尖抹到手腕上。崇应彪喘得非常厉害，还没开始做，他就觉得全身都烧起来。

他跨坐在伯邑考身上。他家唯一一件浴衣给伯邑考了，崇应彪什么也没穿。

伯邑考揉捏他尾椎骨。“放轻松。”伯邑考说，冷不丁，他拍了一下崇应彪的屁股。

“唔！”崇应彪整个人往上蹿了一下。伯邑考说：“腿张开一点。”

崇应彪像被下了蛊。伯邑考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

暖光下，他的身体像是抹了一层蜜。伯邑考吮吻他的乳尖，崇应彪咬着唇，把呻吟吞下去。伯邑考伸出两指，探进他的后穴。

崇应彪抖得像是要晃起来了。

他咬着口腔内壁的软肉，仰着头，额头青筋都爆出来，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

“阿应，”他几乎听不清伯邑考的声音，“别忍着。”

崇应彪仰着头喘气，他张开嘴，喉咙中发出“呃啊”的沙沙声，伯邑考在他体内转动指节。

崇应彪说：“哥哥……”

他喊得好轻，第一个字发音拖得长，第二个字却很轻很短，像是不太不好意思这么叫伯邑考，又像是在梦里叫了成千上万遍。

伯邑考用指节在崇应彪体内刮过一遍。崇应彪像是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，被挤得全是湿漉漉的汁液。

“阿应，抱紧我。”伯邑考说，他抽出手指，阴茎对准崇应彪的后穴。

崇应彪单手撑着墙壁，他低下头看着伯邑考。

那张英俊、端正的脸上，沾染了和他一样的情欲。

崇应彪用另一只手按上伯邑考的胸口，伯邑考胸前挂着的戒指压在他的掌心下。

他心跳好快，崇应彪想，他是真的。

伯邑考真的，有一点爱他。

崇应彪俯下身吻伯邑考的嘴唇。他一边吻，一边狠狠往下坐，伯邑考察觉到他的意图，阻止道：“阿应——”他不想崇应彪做得太急受伤。

崇应彪没管他。

后穴被撑开，又痛又爽，灼伤的快感从尾椎骨一路上升。

崇应彪觉得身体都被撑满了。他说不清那种感觉是什么，是爱吗？他是否得到了太多的爱，他自己都要分不清了。

伯邑考将他轻轻推倒在床上。

崇应彪一双手臂环在伯邑考后背上。他摸到伯邑考后背上的热汗。

他的膝盖曲起来，伯邑考往他的身体里撞了一下，崇应彪就承受不住地说：“哥哥，我要……我快到了……”

高潮来得好快。伯邑考在他高潮时吻他的颈侧，崇应彪闭上眼，眼前黑幕似被洒下一把金色亮片，金星乱冒，闪闪发光。

他四肢都软下来，手臂从伯邑考背上滑落，手指抓过伯邑考的肩背。

伯邑考伸手揉捏崇应彪的乳肉。

“阿应的胸练得真好。”

崇应彪“嗯”了一声。身体好软，他似一块凤梨酥“啪嗒”掉在床上。崇应彪问：“哥哥喜欢吗？”声音拖好长，像是在撒娇。

伯邑考说：“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他被撞得有点想吐。

崇应彪没料到自己这么逊，他非常不能接受自己在床上吐出来。

但是伯邑考真的……插得太深了。

他能感受到，自己的前列腺被撞了好几次，连结肠口都被照顾到。崇应彪的脚趾都蜷起来，在快高潮的时候绷紧，然后放松开来。

他有点神志不清地喃喃：“哥哥……别离开我……”

伯邑考就安抚地用鼻尖蹭蹭他的鼻尖，像安抚流浪的狗狗。伯邑考的声音很低，他说，阿应，不会的。

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

他们一直做到半夜才停止。

崇应彪睡着前，看到伯邑考划开手机屏幕发短信。他问，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

伯邑考说：“请假，明天不上班了。”

崇应彪喉咙中发出小狗“咕噜”声。他含混地问：“你也要请假？”

伯邑考把手机放回床头柜。他在崇应彪身边躺下，呼出的气息轻轻拂在崇应彪侧脸。

“嗯，明天都用来陪你。”

崇应彪睁开眼。他看到伯邑考睡在他身边，闭着眼，睫毛很长。

真好，似午夜之后，魔法变出的马车和水晶鞋都没失效，崇应彪一颗心终于稳稳落回胸膛。

他凑过去，在伯邑考眼睛上轻轻吻了一下。

然后，崇应彪钻进被子里，他摸黑脱下伯邑考的裤子，将对方的性器吞进喉咙里，吞吐起来。

他动作了几个来回，伯邑考就醒了。

伯邑考掀开被子，按住崇应彪的头，崇应彪抬头，很无辜地看了伯邑考一眼。

伯邑考像是想叹气。“阿应，你不用——”

崇应彪深深地吞进去，然后吐出来。他用略微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哥哥的大鸡巴真好吃。”语气十分之天真无邪。

他眼看着伯邑考从耳朵到锁骨都红起来，崇应彪心里升起隐秘的得意。

一天假期全用来搬家。

伯邑考问，要不要搬来一起住。

崇应彪说，都是邻居，哪有什么搬来搬去。

伯邑考垂下眼，有点落寞的样子，说：“我想每天醒来都看到阿应。”

崇应彪一口凉水呛在嗓子里。他看不得伯邑考有一点点不开心。

“……这就搬。”

崇应彪从储藏室翻出快递的大箱子打包。

伯邑考在客厅叫他：“阿应，这是你的？”

崇应彪探头看过去，伯邑考指给他看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对拳击手套。这是当年的限量版，崇应彪一直留着。

崇应彪随口说：“对，练过一段时间泰拳。”

伯邑考说：“一起带过去吧。”他笑，“我也会一点，有空和你练练。”

崇应彪听了就飞扑过去，他抱着伯邑考的大腿直接把对方举在了自己肩膀上。

伯邑考被他搞得实在没办法了。他伸手摸一摸崇应彪的头发，说：“阿应，别闹。”

Chapter 7

时间过得好快，一眨眼，秋去冬来，到了年关。

崇应彪闲人一个，工作日假期周末对他而言差别不大。

伯邑考倒是难得迎来长假期。

他问崇应彪，春节有无安排。崇应彪说没。

崇家不欢迎他，崇应彪也没期待崇侯虎会八抬大轿请他回家过年。

伯邑考点点头，给他盛了碗汤，又问：“阿应，跟我回家过年，怎么样？”

崇应彪勺子掉进汤碗里。

他结结巴巴问：“回、回你家？”

伯邑考笑着给他把勺子从碗里捞出来，又去厨房洗干净了，递给他。“父亲他一直想见见你。”

崇应彪咽了下口水。他忽然意识到不对：“姬发也在？”

伯邑考扬起眉毛：“他是我弟弟。”

崇应彪气得用筷子尖戳碗底。他是真不想见姬发那张脸，更何况，他和姬发从读书时就不对付，到现在，姬发还没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

伯邑考伸手，拢一拢崇应彪的衣领，又摸了摸他后颈，顺毛。

“没事的，我和小发说过了，他知道我们在一起了。”

崇应彪哼哼：“姬发那家伙肯定背地里咒我呢。”

伯邑考皱皱眉：“阿应，不能这么说。”

崇应彪“哎哎”几声，才说：“行吧，那就回呗，我也挺好奇，姬发到底会气成个什么样子。”

伯邑考颇无奈地摇摇头。

除夕那天，崇应彪坐上伯邑考的轿车，伯邑考开了一段，崇应彪问：“你把我带哪儿去啊？”

伯邑考说：“父亲在医院里做检查。这些年他身体不太好。”他声音低下去，“阿应，我们在医院等一会儿，把父亲接上。”

崇应彪应了声。

他不知道姬家掌门人姬昌身体不好。西岐集团的消息封锁得很严实，外界还以为姬老爷子老而弥坚。

伯邑考带他上楼，医院一整层都为姬老爷子清场，姬家选在除夕当天包场，为的是不干扰太多人。

等候区站了两个人。崇应彪一打眼就认出姬发，他在心里暗骂一句“晦气”，又一眼，看见了姬发身边的殷郊。

崇应彪都无语了。双倍晦气，大过年的。

伯邑考笑着走过去，锤了下弟弟的背：“还带了人来？”

姬发也笑，用胳膊肘子推推他哥，说：“怎么，就准你带人回家，不准我带人啦？”说着，他还瞥了崇应彪一眼，小声说，“我这个，比你的好十倍。”

崇应彪气得快冒烟。

殷郊倒是挺嘚瑟的，笑得像个一米九的傻子。

伯邑考揉揉他弟弟的头发：“小发，不许再这么说了。”姬发一撇嘴，伯邑考见他不太在乎，于是又补上一句，“我是真的很喜欢阿应的。”

崇应彪立刻从地底飞升上天堂。

他被伯邑考一句“真的很喜欢”哄得迷迷糊糊，甚至愿意很大度地向姬发伸出手。“姬发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”

姬发的表情能让崇应彪笑上三年。伯邑考推推他弟弟的肩膀，姬发不情不愿，跟崇应彪握了下手。

趁握手，崇应彪狠狠拧了一下。姬发“嘶”地倒吸一口气，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脱出来，他怒视崇应彪。

正好，伯邑考从姬发身边走开，站到崇应彪身边。崇应彪不着痕迹地往伯邑考身边靠了靠，开口说：“哥~哥~~”

姬发脸都绿了。伯邑考的表情也变得很有趣。

崇应彪哈哈大笑，伯邑考突然拍了一下他的屁股。

崇应彪的笑僵在脸上。他不敢了。

很快，伯邑考被医生叫走，他是长子，总要多费点心。

在场只剩下崇应彪、姬发和殷郊三人。

形势一度不妙。崇应彪很想抽支烟，在家里伯邑考总不让他抽烟，但医院的禁烟标志明晃晃，他只好摸出口香糖。

崇应彪一边嚼口香糖一边说：“呵，你们两个打我一个。”

姬发扬了扬下巴，似乎很看不惯崇应彪吊儿郎当的样子。

“真不知道哥看上你哪点。”

崇应彪紧接着就说：“看上我器大活好呗。”

姬发脸从绿变红：“你！”

崇应彪“啧啧”两声，闲闲调侃道：“怎么，这么纯洁啊？你家小殷总没教过你，什么叫‘器大活好’？”

姬发咬着牙没接话，崇应彪转头对殷郊说，“小殷总，你说句话呐。”

殷郊板正地坐在椅子上。他一板一眼地说：“母亲说过，逢年过节，不能说坏话。”

崇应彪颇觉无趣。他把口香糖吐到餐巾纸上，窝成一团，打算扔了。

“崇应彪！”姬发叫住他，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崇应彪舌头一顶牙齿，“啧”了声，回头把纸团用投篮姿势扔进垃圾桶里。

姬发撇着嘴看他，老大不乐意了。他示意崇应彪跟上，崇应彪双手插兜，跟着姬发走到走廊拐角。

姬发说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”

崇应彪问：“什么‘什么意思’？”

姬发说：“你敢让我哥伤心，我要了你的命。”

崇应彪反问：“你觉得他伤心吗？我和你哥好得不得了。”

姬发抱着胳膊，冷冷说：“你现在看到哥很好，是不知道，三年前你一走了之，哥有多难过。”

崇应彪忽然就说不出口了。

姬发还在继续加码：“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哥失魂落魄，竟然是为了你这么个——”姬发闭上嘴把形容词吞下去，才说，“我真为哥不值得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你不用担心。”

他缓缓说，“往后，我如果再让你哥伤心，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去跳维多利亚港。”

崇应彪抬起头，对着姬发举起手，说，“我发誓。”

姬发抱着胳膊皱眉看着他。

崇应彪还没把手放下，姬发掏出手机，打了几个字。

崇应彪感到裤兜里手机震动提示。

姬发说：“大门钥匙发给你了，动态口令，每个月找我更新下。”

崇应彪问：“不是你啥时候把我加回来了？”

姬发白了他一眼，走了。

崇应彪：“不是你家大门怎么归你管啊？怎么你哥还没口令啊？”

过好一阵子，伯邑考才从病房里出来。

他推着姬昌的轮椅，姬发看到他爸出来，立刻就站了起来，说：“爸！”

他对上伯邑考的视线，伯邑考向姬发轻轻摇了摇头。

姬发脸色稍黯，但很快调整过来。

轮椅上的姬昌倒是神色不错。西岐集团董事长乐呵呵地朝姬发招了招手：“小发，过来。”姬发走过去，姬昌捏了捏他的手，问，“小震呢？”

姬发说：“爸，小震快中考了，学校补习到除夕。”

姬昌叹气：“唉，你让小震多歇歇，别学坏了身体。”

姬发点头称是。

姬昌转过头，看到大厅里站着的另外两个人。

“这是……殷家的？”姬昌问，他认完殷郊又认崇应彪，“这是崇家的孩子？”

崇应彪被老人家这么一问给问住了。

他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殷郊哗啦一下子就站起来。

殷郊走过去，蹲到姬昌轮椅边上，很恭敬地喊了声：“爸！”

崇应彪傻了。

压力现在给到崇应彪这边。

殷郊的一声“爸”实属登峰造极，崇应彪已经想不出技高一筹的方法了。

他有点慌地转过脸看向伯邑考，伯邑考笑着叹了口气，招手让崇应彪过来。

崇应彪走过去，姬昌握住他的手，拍了拍，说：“好孩子，都是好孩子。”

崇应彪活这么大，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“好孩子”。他已经习惯做拖油瓶、白眼狼、吃里扒外的东西和扶不上墙的烂泥。

他没意识到，在姬昌眼里，自己是个很好的小孩子。

姬家一家回到老宅。

老宅在浅水湾，离崇家不算远，但一路上，所有人都很默契地没提崇家。

殷郊和管家一起把姬昌的轮椅抬下来。崇应彪站在伯邑考身边，伯邑考问：“小发把大门密

码给你了？”

崇应彪“嗯”了一声。

伯邑考说：“那他是认了你这个嫂子了。”

崇应彪又“嗯”了一声，嗯完才觉得不对。“你说我是姬发的什么？”

伯邑考只是笑，不回答。他牵起崇应彪的手，一起走进姬家大门。

殷郊陪姬老爷子喝了会儿下午茶，就告辞了。

伯邑考告诉崇应彪，殷郊的母亲三年前生病了，现在一直卧床休养。殷郊要回去照顾母亲。

崇应彪想起自己曾质问殷郊，三年前怎么不敢去澳大利亚。他无比后悔曾这么问。

到了晚上，姬家在老宅里吃年夜饭。

菲佣端上年夜饭前，刚好补课的雷震子也回来了。

雷震子是姬昌收养的孩子，当成亲儿子一样养着。

伯邑考跟雷震子介绍了崇应彪。不知道他怎么说的，总之雷震子一见崇应彪，就喊了句：“嫂子好。”

旁边的姬发白眼快翻到天上。

崇应彪发出爆笑。

吃完年夜饭，一家人拥着老爷子，坐到大厅里。

姬昌变魔术似的从袖子里拿出几个大红包。他首先发给雷震子，小孩子“哇”地一声拿了红包，就跑去一边玩了。

姬昌又拿红包给姬发，姬发说：“爸，你要长命百岁，年年给我们发红包。”

姬昌“呵呵”笑起来，满脸都是皱纹。他说，就你最贪心。

姬发撅撅嘴。

姬昌最后拿出的是一对儿红包。伯邑考笑着接下，又让崇应彪接了。

崇应彪攥着红包，有点惴惴。姬昌招招手，让菲佣拿来一个红色盒子。

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放着一盏玉如意。

姬昌说：“姬家小门小户，寻个媳妇，还是要送见面礼的。”他指指玉如意，又说，“当年，给姬邑、姬发备下的，是一对儿‘称心如意’。殷郊那孩子来得早，拿了金秤砣；应彪，这玉如意，便是姬家求娶的见面礼。”

崇应彪看了看玉如意。他知道，姬家的“称心如意”，伯邑考曾经同他讲过。伯邑考本是要在订婚宴上送给自己的心上人的。

如果没有三年前那一幢事故，崇应彪本该早就握住这盏玉如意。

崇应彪觉得心口发热。

他伸出手，却不敢接。

姬昌把玉如意放在他手里：“傻孩子，怕什么。”他拍了拍崇应彪的手臂，“是你的，就该是你的，早三年、晚三年，跑也跑不掉。”

崇应彪没说话，他说不出话。

伯邑考揽着他的肩膀，把崇应彪带到阳台上。他轻轻笑：“我说过，爸肯定很喜欢你。”

在他们面前，浅水湾的夜空绽放出数朵烟花。

崇应彪用胳膊肘顶了下伯邑考。“你戳我一下。”

伯邑考不明白。崇应彪说：“我老感觉我在做梦。”

伯邑考笑了。然后，在满天烟花的映照下，他侧过身，轻轻吻了一下崇应彪的脸颊。

Chapter 8

迎新年，香江人习惯去庙里请头柱香。

说是头柱香，也不要非得在当天零点插上。姬老爷子笑呵呵地说，心诚嘛，什么时候都是好时辰。

除夕夜崇应彪就没敢多熬夜。

伯邑考跟他讲，家里去请头柱香的时间比较早，怕浅水湾堵车。

但崇应彪也没料到会这么早。

凌晨五点，姬家全家人坐在商务车里严阵以待。

除了崇应彪外，其他人，包括六十多的姬昌老爷子，都精神抖擞。崇应彪困得直打哈欠。伯邑考不动声色地拽拽他袖子，让崇应彪靠在他身上。

崇应彪就靠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

迷迷糊糊中，他听到伯邑考说，动静别太大，别吵到他。

好像是姬发应了声。崇应彪脑子还迷糊着，但也知道姬发吃了瘪。

他快乐得尾巴都要摇起来。

寺庙里香火正旺。

姬家人穿过寺庙里赶早来请香的人群，去香炉边点香。

姬发扶着姬老爷子，他们走到大殿东侧的一间小屋中。崇应彪向伯邑考使个眼色，伯邑考俯身过来说：“那是供奉长生灯的偏殿。母亲在世时，为全家人请了一盏长生灯，每年过节，父亲都要亲手为长生灯添油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你爸……对你妈真好。”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崇应彪是私生子，他没见过崇侯虎对他妈说过一句好话。

伯邑考说：“那是。”他笑笑，“我们姬家人，对夫人都是很爱重的。”

崇应彪反应了一下才知道伯邑考拿他取乐呢。他脸上烧起来，还是强撑着回了句，“哎你就吹吧。”

伯邑考附在他耳边，轻轻吹了一口气。

崇应彪脚都软了。

轮到他们进香的时候，崇应彪跟着跪下来，跪在伯邑考旁边。

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崇应彪往前还没跪过谁。他母亲过世后，崇应彪也不再求神拜佛

了。

这次，不知是否受到伯邑考感染，他侧过身，看到伯邑考虔诚的侧脸。

崇应彪于是在心中许愿。

他求的不是神，不是佛，而是他在天上的母亲。

阿妈，他在心里说，若你在天有灵，请保佑儿子吧，儿子别无所求，所求不过是和身边的人长长久久。

阿妈。崇应彪念着他的母亲，心里想，我是真的喜欢他的。

上完香，已是正午时分。姬发招呼他们去寺庙食堂吃素面，崇应彪拖拖拉拉走在最后。

他想吃肉。

崇应彪蔫巴地跟在伯邑考后面，伯邑考揉揉他的后颈，当作安抚。姬发走在最前面，这时候回头看了一眼。他对上崇应彪充满怨气的目光，耀武扬威地露齿一笑。

崇应彪气得够呛。

崇应彪吃面吃得快。吃完，他就去门口买水。

他还没拧开瓶盖，手机就响了。崇应彪单手握手机，没多看来电提示，径直接了电话。

“弟弟。”

好家伙，最晦气的来了。崇应彪差点把手机甩出去。他不情不愿地“喂”了一声，难不成崇应鸾还特意给他拜年来了？

真是没安好心。

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。

人的吼叫声、马的嘶鸣声，混杂在一起，好端端大过年的，变成战场一般。

崇应彪就知道，崇侯虎又带着崇应鸾去看赛马了。

崇应鸾说：“新年了，不跟哥道个‘新年快乐’？”

崇应彪鸡皮疙瘩掉一地。他说：“有话快说有屁快放。”

崇应鸾问：“你和谁在一起？姬邑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关你屁事啊。”

对面像是吸了一口气。崇应鸾明显在按捺怒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崇应鸾说：“爸问你，要不要回家过年？”

崇应彪嗤笑：“怎么，发现我和姬家搞在一块，就又觉得我攀上高枝、身价倍增了？我告诉你崇应鸾，你也原话带给崇侯虎，就说我早就跟崇家断干净了！”他龇牙咧嘴一笑，“老子现在有人罩着，不怕你们崇氏家大业大！”

崇应鸾气急：“你！”

崇应彪敢肯定，要是和他哥面对面在一块儿，崇应鸾绝对要揍他了。

崇应鸾说：“好，你不回来是吧，行，随你。”他停顿片刻，又冷冷说，“崇应彪，别以为攀上姬家就能后顾之忧了。我劝你，还是赶快回来，到爸跟前认个错、服个软，别等姬家的高枝儿倒了，才跑过来哭！”

崇应彪懒得听他废话，直接把电话掐了。

他拎着水，慢慢走回面馆。

崇应鸾最后的话，他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，那小子口气斩钉截铁，他怎么就那么肯定，姬家会倒？

崇应彪心里忽然乱得很。他甩了甩脑袋，不去想了。

伯邑考正坐在长条凳上等他呢。

崇应彪向他打个招呼，伯邑考拍拍身边空位，崇应彪从善如流地坐过去。

姬发从鼻子里哼一声：“如厕呐？”

崇应彪露齿一笑：“哪里，这不是没撞见你嘛。”

他压下后半句话：一身的粪坑味儿。

姬发和他从高中吵到大学，崇应彪没说的半句话他再熟悉不过。他用筷子狠狠戳崇应彪的手背。

伯邑考说：“小发！”

姬发哼一声，撅起个嘴。

崇应彪特看不起姬发这种吵不过就撒娇的行为。但是伯邑考很吃他弟弟这一套。伯邑考叹口气，说：“……别浪费粮食。”

下午，他们去旺角逛商场。

主要消费模式是雷震子选礼物，伯邑考刷卡付钱。

姬发也蹭了几件礼物，崇应彪对姬发明明有消费能力，却还要他哥付钱的行为非常不齿。但是，当伯邑考招呼他过来，拿一件柔软开士米毛衣在他身上比了比，又揉了揉他的脸时，崇应彪就理所当然地让伯邑考给他刷卡买下了。

伯邑考笑着说：“阿应好乖。”

崇应彪搞不明白。他就试了个衣服，收了个礼物，怎么就乖了？

但伯邑考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崇应彪忽然意识到给喜欢的人花钱，也是种快乐。

他帮忙提包。大包小包，从奢侈品到游戏机，还有接下来几天走亲访友要送的礼品。

伯邑考边走路边拿手机备忘录写清单。

崇应彪探头看了一眼，问：“你还把送的礼都记下来啊？”

他知道伯邑考这么做是怕送重复。但崇应彪还是故意这么问。

伯邑考就看了他一眼，他有点无奈地笑了，颊上酒窝深深，似乎在说，“我该拿你怎么办”。

崇应彪正在享受这个表情，伯邑考说：“对啊，阿应是要还的。”

“啊？”崇应彪傻了，这怎么还啊。

伯邑考说：“虽然很俗套……”他没说完自己倒笑了，崇应彪连忙接过他的话：“要以身相许你自己以身相许。”

伯邑考笑出声来。“这不是一样的嘛，阿应。”

快到晚餐时分，他们才回到姬家老宅。

姬发在给殷郊发短信，雷震子在玩新游戏机，伯邑考和崇应彪坐在后排，他们的双手牵在一起。

崇应彪似含一块蜜糖。他从不知道，单是牵手、全程连手机都没碰一下，他就能这么的幸福而满足。

姬家习惯在饭后看新闻。

姬昌老爷子正在看报纸，客厅里忽然传来雷震子声音：“爸！咱家上电视了！”

伯邑考原本在给崇应彪展示姬发幼儿园照片，听到雷震子的话，他皱了皱眉，对崇应彪说声：“阿应，我去看看。”

崇应彪跟着他一块去了客厅。

姬发早就过去了。

他回过头，对伯邑考说：“哥。”

姬发这小子，甭管多爱和崇应彪逞凶斗狠，崇应彪是没听过姬发这么慌张地叫哥。

伯邑考拍拍他弟弟的背：“没事，小发，我来看看。”

电视机上女主持正播报：“……那么西岐集团董事长的病情，和集团在北京中环收购案中受到的阻力，是否有关系呢？我们特地请来了首席分析师，请他深度解读一下，现在西岐集团在香港的局势。”

崇应彪立刻转过身。他有点紧张姬昌老爷子，但老爷子自己转着轮椅过来了。

姬发想要关掉电视机，姬昌说：“不着急，小发，让我看看，电视上是怎么说咱们姬家的。”

姬发咬着嘴唇，眼睛湿漉漉的：“爸，你不要去听……”

姬昌看了一会儿新闻报道，“呵呵”笑了笑，淡淡说：“都是些实话，有什么不能听的？”

姬发擦了一把眼睛，恨恨说：“是谁把爸的病告诉给媒体了！”

姬昌抬起一只手，示意姬发不用说了。他对伯邑考招招手，示意大儿子跟他到书房来。

崇应彪在卧室里等到深夜。他把伯邑考床头柜里放的书全都翻了一遍，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读不进去。

电视里，媒体对于西岐集团的猜测，和中午崇应鸾打给他的那通电话，奇异地串在了一起。崇应彪觉得心里没底。

快到凌晨一点钟，伯邑考才回到卧室。

他拧开床头灯，发现崇应彪趴在床上，黑幢幢眼珠子正盯着他。

伯邑考问：“阿应，怎么还不睡？”他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疲惫。

崇应彪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他迟疑片刻，“你爸的病，要紧么？”

伯邑考摘下眼镜。他按了按眉心，说：“情况不太好。”

他没瞒着崇应彪。伯邑考说：“刚才和董事开了会，提了几个解决方案，最后还要看父亲的定夺。”他声音低沉，“棘手的是，现在春节小长假。父亲的病情，姬家的传闻，在小长假中势必会发酵好几倍。假期结束，再开盘，才是真的难关。”

崇应彪牙痒痒。利用长假期散布绯闻，这幕后黑手真是坏得要命！

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伯邑考，只好说：“关关难过关关过嘛。”

伯邑考“嗯”了一声。他对崇应彪笑笑，暖黄灯光下，他的笑容似一剂安定，打在崇应彪心上。

崇应彪忽然就理解姬发为啥那么依赖他哥了。伯邑考的确有“一出现就让人安心”的力量。

“睡吧。”伯邑考熄了灯。入睡前，他不忘亲一下崇应彪的额头。

接下来的春节假期，姬家在全然肃杀的氛围中渡过。

连雷震子都没敢捣乱，而是在小书房乖乖写作业。伯邑考从早上八点开会到晚十点，有几天，崇应彪听到他半夜起来接电话。

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伯邑考正开着会，姬昌来了。

他没坐轮椅，而是拄了根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进会议室。

伯邑考连忙过去扶他爸，姬昌摆了摆手，没让他扶。

姬老爷子就这么走上了会议室的主席。他双手盖在拐杖扶手上，一说话，整个身体都跟着抖。姬昌说：“大家伙的，春节过来，也不容易。我姬昌给大家赔个不是。”

集团股东连忙说老爷子身体要紧。

姬昌抬手，作了个揖，又说：“邑儿把几个提案都拿给我看过了。写得很好。”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是，都不顶用啊。”

“明天，西岐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我姬昌，亲自上阵讲。”

Chapter 9

春节后开盘，西岐集团旗下有镐地产股价大跌。

一开市，有镐由每股7.5元跌至每股5元，连西岐集团总部有周实业的股价都受到波动。

单是一则“西岐集团董事长姬昌身体有恙”的传言就已这样，江股三大指数集体下滑，姬家在香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和三大下滑指数一同出现在当日热点头条的是，崇氏集团大肆购买有镐地产的实业，一出手就是两个亿。崇氏的流动资金准备充足，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，这一出对于西岐的伏击战，崇氏早有预谋。

面对甚嚣尘上的流言，西岐集团发布公告：当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由董事长姬昌亲自出面澄清。

这是一场伏击战，姬家上下，严阵以待。

整个上午，崇应彪都没见到伯邑考。

菲佣为他端上午饭，崇应彪食不知味。饭桌上仅坐着他和雷震子，崇应彪被归入未成年儿童一类。

他用勺子搅碎鸡蛋羹，舀起来又放下去。如果伯邑考在场，准会教育他餐桌礼仪。

但伯邑考不在。他在备战，和他的父亲、弟弟一起。

崇应彪需要强迫自己不去想，战争的另一方，正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哥哥。

新闻发布会设置在君悦酒店大堂。

下午十三时，就有加长林肯车抵达姬家老宅门口。

伯邑考搀扶着姬昌走出会议室。他换了一副商务眼镜，衬出浓且黑的眉峰。

崇应彪抄手站在门口，伯邑考经过他时只来得及点点头。

崇应彪看得出，伯邑考周身气质如冷练过的月光。古语有言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伯邑考向来懂得行藏用舍。

这一次，姬家是要亮剑了。

伯邑考托着姬昌的手臂，把父亲送进车里，然后拉开车后座的门。姬发进去了，伯邑考仍然站在车门旁。他向崇应彪招招手：“阿应，过来。”

崇应彪怔住。他确认了下，伯邑考的确让他过去。

他指了指自己：“我……一起去？”

伯邑考向他笑笑，语气很平和，像是最普通不过一次谈话：“嗯，都是家里人，当然一起过去。”

崇应彪端坐在林肯车后座。

他少有如此拘谨时刻，连大考前他都能蒙头大睡，但此次是他人生中一次大考。崇应彪悬一颗心，他打十二分精力应对。

伯邑考伸手过来。他牵住崇应彪的手，按了按。

车里很安静，没人说话，伯邑考也不好和崇应彪说什么。

崇应彪侧过脸，看到伯邑考也在看他。他的笑容很温暖，伯邑考用口型说，“没事”。

林肯车刚抵达酒店大门，媒体们的照相机就围上来。

快门声、闪光灯似雪片般将他们团团围住。崇应彪感到眩晕，他此前从未出席过舆论相关的新闻发布会。他不禁佩服伯邑考，仍气定神闲。

酒店门童为姬昌开门。西岐集团董事长首先下车，他的拐杖从车门里伸出来，点在了地上。

然后，姬昌独自走出车门。他双手都扶在拐杖上，笑着向围住他的媒体打招呼。

“年初五的，给大家拜个年了。都说，大年初五，要迎财神，我姬昌，代表西岐集团，祝大家财源广进，还请各位，赏姬某个面子。”

他一番话说完，拄着拐杖歇了片刻。围着他的闪光灯减少不少，媒体们似被姬昌这番话打动，不再穷追不舍。

伯邑考紧跟着下了车，伸手想去扶。姬昌把大儿子搀过来的手从胳膊上捋下去。他微微摇了摇头，示意伯邑考，接下来的路，让他自己走。

崇应彪在车里直等到媒体都追着姬昌离去。

他戴上墨镜口罩，才敢从轿车里钻出来。崇应彪走进发布会大堂，挑一个偏僻位置坐下。前面有数十架摄影机全香岛实况转播，他不想被摄入镜头。

此时，姬昌已经就关于他的病情传言进行澄清。

西岐董事长神采奕奕，仿佛回到三十年前在香岛大杀四方的年代。姬昌的发言不失幽默：“春节时，有几位小友，给我发短信，问，明年还能否接到我的手写对联？”

“我大感疑惑，问他们何出此言？他们便说，颇为担心我的身体状态。我说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嘛，大家看，我的身体状态如何，一看便知。

“至于对联嘛，我同他们说，不要担心，只要还买得起笔、墨，我姬昌，就能写到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！”

发布会传来阵阵笑声。姬昌回答得极妙，镇住场子。

会后是提问环节。

媒体举手争抢话筒似争夺不要钱的金条，拿到话筒的得意洋洋，大声发问，姬董事长，西岐集团在北京中环项目上遇到的困难，是否和您的身体状况有关？

姬昌笑着摆手，说，投资风云莫测，此一时、彼一时，何况中环的项目还没结束，请诸位莫要早下定论。

另一家媒体便问，姬董事长，您是否承认您的身体状况导致了你在投资上的失误？

这个问题提得极刁钻。几乎在暗示，西岐集团即将群龙无首，走上下坡路。

姬昌笑笑，不回答。他拉过左右两侧伯邑考和姬发的手，说，父子齐心，其利断金，西岐集团的智慧，从来不在我姬昌一人身上。

媒体又追问，您的意思是，即将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您的儿子？

姬发转过脸望了他父亲一眼。他显得有点不安。姬昌拍拍他的手，说，做事讲求天时地利，时候到了，自有分晓。

发布会结束，崇应彪溜进后台等伯邑考出来。

伯邑考扶着姬昌走进后台，方才精神抖擞的老人，现在显出十分的疲态。

见到崇应彪，伯邑考让姬发扶着父亲去休息，他向崇应彪走来。崇应彪看出伯邑考的疲惫。

伯邑考摘下眼镜，指节顶了顶太阳穴。他阖眼休息一阵。崇应彪伸出手，想碰碰伯邑考，临了却犹豫：“我可以……摸摸你的脸吗？”

伯邑考睁开眼，有点惊讶地看着他。崇应彪的手就僵在半空，伯邑考却握住他的手，按在自己脸庞上。

他偏过头吻了一下崇应彪的掌心，说：“没事的，阿应。”

崇应彪陪着伯邑考在后台休息了一会儿。什么也没做，就是静静坐着。

伯邑考说没事，他就信。

崇应彪正发呆，眼前忽然闪过雪亮闪光灯。

快门声“咔嚓”不绝，崇应彪警觉地抬头，发现镜头正对着自己。后台安保大声斥问：“谁把媒体放进来的？赶出去！”

伯邑考将他拉到身后，说：“请不要拍摄无关人等。”他将崇应彪撇干净，但那私闯进来的媒体已经开始提问：“崇先生，请问您是否和西岐的传闻有关联？您对崇氏大量购入西岐股票有什么看法？崇先生，您曾与姬氏有婚约，而今您再度出现西岐集团——”

后台安保将媒体架出去，但对方仍不依不饶：“——这是否是崇氏的刻意安排？”

头顶吊灯似逐盏融化，形成硕大白亮漩涡，将崇应彪吸入。

他感到晕眩，同时惶恐。他转过头，对伯邑考说：“我不是。”

他似乎只会说这句话。伯邑考伸手，安抚地按上他后颈，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当晚，晚间新闻便铺天盖地涌来。

姬昌的一番话显然为市场注入强心剂。西岐集团下属有镐地产的股价回升至8元，而大量持股有镐的崇氏集团股价也上涨至3元。

与股市新闻一同出现的，还有媒体对于崇应彪身份的猜测。

除却三年前西岐和崇氏联姻时，崇应彪从未受到过如此多关注。

他的手机锁屏上不断闪烁，跳满新闻头条，诸如“无间道？崇氏送子入西岐”“应鸾还是应彪：崇氏二子剑拔弩张”……

崇应彪掌心中布满汗水。他快握不住手机。

直到伯邑考按住他的手，把手机从崇应彪手中抽走。他坐在崇应彪对面，看着崇应彪，很笃定地说：“阿应，不用管旁人说什么。父亲，还有小发，我们都相信你。”

他的话似冰冻咒语的解除魔咒，崇应彪终于能够大口喘气。

首战告捷，西岐仍不敢掉以轻心。

伯邑考在书房里开会到深夜，崇应彪耐不住，悄悄推开门进去，伯邑考正好结束会议，就招呼他坐过来。

崇应彪在伯邑考身边坐了一会儿，他摸到伯邑考的手，冰凉冰凉。

崇应彪站起身，忽然一把抱住伯邑考，把他放到了书桌上。

伯邑考本来在打盹，被他一惊，问：“阿应？”

崇应彪在书桌前跪下来，把伯邑考的双脚拢在自己怀里。

他用体温暖了好一会儿，才抬起头问伯邑考：“还冷吗？”

从这个角度，他只能看到伯邑考垂下来的眼睫。伯邑考伸出手，手指从崇应彪的侧脸滑到他的脖颈，轻轻地按在他的脖子上。

伯邑考轻声说：“阿应……”

崇应彪就把脸埋在伯邑考的双腿中。他感受到伯邑考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心想，真好，他的手是暖的。

伯邑考先去洗漱，崇应彪比他晚点从书房里出来。

他顺手给伯邑考把文件整理了下。伯邑考的文件向来摆放整齐，刚才他把伯邑考抱上书桌，给蹭乱了。

崇应彪将散开的A4纸归位，不经意间，看到白纸上一行注记：“朝歌 5元 3000万”。

崇应彪看到熟悉名字，愣了下。他曾在朝歌为殷寿打工三年整。

没想到，朝歌实业也在5元的低价位买入了有镐地产的股票。

凭直觉，他意识到朝歌的举动不同寻常。凭他对殷寿本人的了解，此事，必然有鬼。

伯邑考在门外叫他：“阿应，我洗漱好了，快来休息吧。”

崇应彪连忙应声：“知道了！”

临走前，他又看了眼白纸上的注记，将细节记下，才关上书房的门。

Chapter 10

第二天，崇应彪在通讯录中找到前任大老板，发消息问，何时有空，可否约个便饭。

没想到殷寿欣然应允。他回复，今天下午，如何？

崇应彪回复，收到。

地点定在尖沙咀一处咖啡厅，崇应彪提前到场，给自己点了杯意式浓缩，又给殷寿点了杯含酒精的。

过半小时，殷寿从轿车中下来，他准时赴约。

崇应彪起身迎接，殷寿穿修身西装，难得在他这个年龄还能有将西装撑得如此有气势的人。他伸手和崇应彪握手，拇指上戴硕大黑曜石戒指。

崇应彪等殷寿落座后才坐下。

殷寿喝了口咖啡，向后一仰，很随意地说：“你小子，想灌醉我？”

崇应彪被戳穿，也不犯难，他痛快承认：“头儿，我是想向你打听点事儿。”

殷寿笑一声。“崇家的事，还是姬家的事？”

崇应彪张张嘴，还没说话，殷寿摆手：“不逗你了。我知道，你想问西岐集团的事，我，还有我背后的朝歌，有无参与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头儿英明。”

殷寿哈哈大笑：“你在我手底下干了三年，一张嘴，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。”他将手掌往桌上一拍，拇指上戒指砸上桌面，一声脆响。

殷寿说：“你，猜的不错。”他一边打量崇应彪，一边慢慢道，“姬老爷子患病的消息，是我通知崇家的。”

只这一句话，崇应彪霎时明白过来。

他想起殷寿曾在马场上把自己带去崇侯虎面前。当时，他只觉得崇侯虎要通过殷寿去接触他，现在，崇应彪想明白了，殷寿也在用他向崇侯虎示好。

朝歌早就在向崇氏示好了。殷寿想寻求与崇家的合作。

但是，崇应彪心中忽然撞上一点：殷寿又是从何处得到姬昌患病的消息？

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到殷寿正眯了眼打量他。殷寿的手中倒提着一只手机，颠来倒去地玩。

崇应彪脱口而出：“你给殷郊——”

殷寿“哈哈”笑着打断他。“我，给殷郊装监控？”他眼中忽然显露凶恶神色，似猛兽捕猎前凶光毕露，殷寿将手机掷在桌上，合掌拍下，“不需要监控！我的儿子，见了谁，和谁谈了什

么，我都清清楚楚！”

崇应彪被殷寿这番话煞住。他不再说话，心里惻然，或是讽刺，抑或是对殷郊同类相悲。父不知子，子不知父，原来不止在崇家。

殷寿从怀里摸出一张纸。他将纸拍在崇应彪眼前，示意崇应彪去看。

崇应彪看了。他骇住：这是姬昌的检查报告。

癌症中至晚期，预计还有一两年寿命。

他囫圇看完，就知道这张检查单一旦公布，会引发多大波澜。

他问殷寿：“你连这个都搞得到？”

殷寿只用指节敲敲桌面。他哼一声，似颇为不屑。

崇应彪艰难吞咽口水。他忽然感到害怕，他不知道伯邑考该如何应对。这招简直要命。

殷寿问：“看完了？”他冷笑，“明天，这张纸，就会出现在崇侯虎的桌子上。”

崇应彪背后全被冷汗湿透。他说不出话，崇氏集团将手握制胜法宝。

殷寿冷眼注视他反应。过了半晌，殷寿慢慢地开口，说：“这张纸，我要你给崇家送过去。”

崇应彪心脏猛地锁紧。

他似被扼住喉咙，而殷寿正好整以暇地打量他。

“……为什么？”

殷寿似早就料到他会这么问。他从容不迫：“你，作为崇家的儿子，带着这张纸，去投诚。

“然后，你就是我在崇家安排的人。崇侯虎身边，插下的一根毒刺！”

他放声大笑。崇应彪问：“……要是我不答应？”

殷寿说：“你不答应，有的是人，抢着去做！”他伸出手指重重点在报告单上，将报告单从崇应彪面前缓缓拉回来。“这张纸，决定了西岐的走势。想吞掉西岐的，不仅有崇氏，还有无数的人！”

“放任崇氏一家独大，西岐的下场，只有死。你，难道不想，让这潭水更浑点吗？”

殷寿双眼如鹰隼般洞穿崇应彪内心。

崇应彪背脊僵直。殷寿说得不差，眼下崇氏对西岐虎视眈眈，若无其他势力干扰，崇氏势必鲸吞西岐。倘若，朝歌加入战局，与崇氏一同竞争，把水搅浑，或许可拖延时机，为西岐创造转圜机会。

殷寿这番话，给崇应彪开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条件，又给朝歌找到了一枚可以利用的棋子。

心脏如铅锤般重重击打在胸膛里。

崇应彪不语，殷寿站起身，走到崇应彪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……你让我去给崇侯虎当狗？”

殷寿大笑。笑完，他面色迅速沉下来，弯腰附在崇应彪耳边，近乎凶恶地说：“你要给崇侯虎当狗，还是给我当狗？”

说完，殷寿直起身，将手里的报告单团成一团，掷到脚下。他等待着。

崇应彪低头注视着那张报告单。慢慢地，他站起身，走到殷寿面前，蹲下来，捡起团成一团的报告单。

殷寿哈哈大笑。他如愿以偿，屈起膝盖，用膝盖拍了拍崇应彪的侧脸。

崇应彪汗毛耸立。他想吐，却又吐不出来。

他听到殷寿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似天空中闷闷雷声。“好！事成以后，我扶你坐上崇家主位！”

剩下半天，崇应彪在香岛乱转，他似无头苍蝇，心乱如麻，更不敢回姬家。

直到深夜，崇应彪才打车去浅水湾，站在姬家老宅门口输密码时，他的手指都在发抖。

门开了。屋内静悄悄的，崇应彪走进去，他似每一步都走在冰面上，不知哪一秒会坠入湖底。

过了玄关，他看到，客厅里有暖黄灯光，而非他设想的一片漆黑。

崇应彪似中了诅咒一般，呆站在原地。

伯邑考听到响动，回过头来，对崇应彪说：“阿应，回来了？”

崇应彪仍僵直得一动不动。伯邑考向他笑笑：“怎么站着发呆？还不快过来，等你很久了。”

他笑说：“晚饭时爸问你去哪了，他老人家可记挂你呢。阿应，我知道，听了那些传闻，你心里也不好受，如果难过，你要同我——”

崇应彪突然飞奔过去。他抱住伯邑考，紧紧抱着，膝盖跪上地板，砸得生疼。

伯邑考被他突然来这一下给弄得措手不及。

过了一会儿，伯邑考伸手摸了摸崇应彪的后颈，安抚地说，“没事儿，我在呢，有什么事，你都同我说。”

崇应彪把他紧紧抱着。如果有可能，他真想把自己揉碎了，一块一块地揉进伯邑考的身体里，让伯邑考的每一处血肉都黏上他的骨头渣子，一辈子也分不出来。

他抱着伯邑考，直到自己发起抖来。崇应彪仰起脸，对伯邑考说：“……别离开我。”

伯邑考怔怔。他温柔地、有些无奈地笑起来：“怎么会呢，阿应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哥哥……抱抱我。”

他的眼尾和鼻尖都泛着红，就这么仰着脸看着伯邑考，像不敢碰触一场注定要醒来的梦。

伯邑考垂着眼睫，看着他。崇应彪真怕他会拒绝，但下一刻，伯邑考捞住他的臂膀，站起身，将他打横抱起。

姬家人睡的床都偏硬，伯邑考的也不例外。

这种床其实不太适合做爱。

崇应彪的后背靠着床铺，硌得有点发痛。

伯邑考给他的后背放上羽绒枕。崇应彪在伯邑考抚上他乳尖的时候向后仰头，后脑深深陷进枕头中。

他下腹的肌肉都绷紧，伯邑考拍一拍他的腹部，说，阿应，放轻松。但崇应彪没法放松。他似走钢丝，稍有不慎，怕自己坠入万丈深渊。

伯邑考将他的双腿曲起来，用软垫抬高崇应彪的腰，然后俯下身，含住他的性器。

崇应彪几乎是立刻就叫了出声。

他在床铺上剧烈地弹动起来，伯邑考不得不分出一只手固定他的腰，崇应彪被按在床上，后腰被垫高，臀部蹭着床单，大腿发着抖。

高潮来临前，他向后紧紧抓住羽绒枕。他的脖颈绷得很直，然后似发射后的弓一般松懈下来。

伯邑考去漱口，回来后，他发现崇应彪把脸埋在手心，哭了。

他的肩膀一抽一抽，止都止不住。

伯邑考坐到他身边，把他抱在怀里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问：“阿应，今天怎么情绪波动这么大？”

崇应彪没说话，他整张脸贴着伯邑考的胸口。

伯邑考问：“还做吗？”

他语气似有些担忧。

崇应彪拼命点头。伯邑考似乎叹了一口气。他将崇应彪从怀里拉开，然后轻轻放倒在床上。

崇应彪用大腿夹住伯邑考的腰，小腿交叉勾在他背后。伯邑考用抹了润滑剂的手向崇应彪的后口探去。

崇应彪情动得非常厉害。

伯邑考低声说：“阿应后面好湿。”

他似鼓励一般拍了一下崇应彪的屁股。崇应彪“呜”地呻吟出声，伯邑考让他抱着自己的脖

子，扶着崇应彪的腰，缓缓地顶进去。

伯邑考每进入更深一寸，崇应彪的后背就弓起来一点。他的手指抓过伯邑考的后背，脚踝连带脚背都绷直了。

“哥哥……好满……”他哑声说，他觉得自己似一个盛满水的漏斗，被撑得好满，撑得下面只会滴滴答答地漏水。

伯邑考边吻他耳廓边为他手交。他捋动崇应彪性器，拇指揉按冠头，没捋几下崇应彪就射了。

崇应彪瘫软在床铺上，伯邑考托起他双腿，再次顶进去。

他亲吻崇应彪湿润眼睫。崇应彪仰起脸要同他接吻，伯邑考就吻他的嘴唇。

他吻他时，感受到崇应彪的嘴唇在颤抖。崇应彪仍控制不住地抽泣。

崇应彪的双腿在他背后绞紧。他的手指扣紧伯邑考撑着床单的手臂。崇应彪说：“哥哥，求求你……”

伯邑考更深更深地撞进去。他射出来时，听到崇应彪哭出声。

熄灯时，崇应彪忽然说：“哥哥，说你爱我。”

伯邑考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很温柔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崇应彪好久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伯邑考察觉到崇应彪在被子下面牵了他的手。崇应彪低声说：“我也爱你。”

伯邑考笑了笑。他捏了捏崇应彪的手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不知道的是，崇应彪没有睡着。

他在伯邑考入睡后，松开伯邑考的手，坐起身，走下床铺，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收拾好，然后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来前，离开了姬家。

崇应彪在清晨的浅水湾站了很久。他睁眼看着朝阳跳出海平面，海鸥的蓝色羽翼划破沉静的海面。

崇应彪拿出手机，将伯邑考的联系方式删除。他招手，叫出租车：“去沙田马场。”

Chapter 11

不出所料，崇侯虎正在沙田马场。

工作日白天并无赛马会，崇侯虎有跑马习惯，他在马厩中亲自饲养几匹马，喂它们吃食，爱若亲子。

崇应彪拨开工作人员。他说：“我是崇侯虎儿子。”

他穿着不上相皮夹克，头发蓬乱，任谁也没法把他和崇氏少东家联系在一起。所幸，崇应彪的脸和他哥长得很像，几可乱真。

崇侯虎正在给马梳毛。

崇应彪走到他身边，喊了声：“爸。”

崇侯虎停了手，转过身，看到是崇应彪。他皱眉，目光看得崇应彪浑身不舒服。崇侯虎把鬃毛梳扔进地上的桶里。他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崇应彪扯开嘴笑笑：“爸，你想收购西岐集团，我知道。”

崇侯虎睨他一眼，嗤笑：“怎么，姬家的靠山倒了，现在知道跑我这儿哭了？”

崇应彪闭上嘴，深吸一口气。崇侯虎朝他又冷笑一声，便转过身，崇应彪从口袋里拿出报告单，举在崇侯虎面前：“这是姬昌的检查报告。”

崇侯虎双肩一颤。他当然懂得崇应彪这几个字的重量。他转过头，刚想看清报告单，崇应彪就把单子又给收回去了。

崇侯虎双眼射出贪婪目光。他问崇应彪：“你从哪里搞来的？”

崇应彪龇牙一笑：“我在姬家那么长日子，不是没有收获的。”

崇侯虎眯了眯眼：“应彪，你知道这张纸的价值。”他抚掌大笑，“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！”

崇应彪打断他：“给你，有条件。”

崇侯虎追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给我崇氏的股份。我要进董事会。”

半晌，崇侯虎张开嘴，他似乎想说上几句，最后，从牙缝间“吡”地笑了声。

他缓缓走过马厩，每走过一匹马，他就拍一拍马的头。他豢养的马都乖乖地低下头来，唯有一匹，甩甩脑袋，没向他低头。

崇侯虎说：“应彪啊，你知道和爸爸谈条件了。”

他声音阴恻恻。崇应彪不答话。他等着崇侯虎出招。

崇侯虎没看他，而是拍了拍那匹马的脑袋。他悠悠道：“这匹马，便是那一母同胞中的孬

种，吃得多，跑得慢，养着无用，还浪费粮食。

“杀了它。杀了，我就让你进董事会。”

崇应彪僵直不动。

崇侯虎冷哼一声。他招手，叫人拿来刀子，又递到崇应彪面前。

“拿着。”崇侯虎说。

崇应彪的手指攥紧裤缝，又分开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直视他父亲带着挑衅和探究的目光。然后，他接过了刀子。

崇应彪向那匹马走去。

他抱住马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握着刀，向马的颈动脉狠狠扎去。

扎得不准，马发疯似地嘶鸣着，甩着头，拼命地蹬腿，但它的身体被锁链牢牢地困在马厩里。

它逃不出来了。

崇应彪拔出刀子，用了更大的力气，又扎了一刀。

温热的鲜血溅在他脸上。

崇应彪扎了第三刀、第四刀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马不再嘶鸣了。它的头缓缓地垂下来，四肢弯曲，身体倒向地面。

崇应彪松开怀抱。

他往后退了一步。刀子从他的手中掉到地上。马的血从他的额头滑到鼻尖，一滴一滴掉下来，血痕爬满他的脸庞。崇应彪的头发都被血凝成一绺一绺。他低着头，喘气。

崇侯虎旁观着一切。他仿佛在欣赏这一场表演。

崇侯虎说：“不错。你果然，是我崇侯虎的儿子！”说完，他转身吩咐秘书，“带他下去换身衣服。还有，给他三个点的股份。”

当天下午，崇氏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矛头直指西岐集团。

会前，每家与会媒体手中都收到了一份文件：西岐集团董事长姬昌的检查报告复印件。

那上面，“癌症中至晚期”几个大字，黑白分明。

西岐集团下属有镐地产由8元跌回至7.5元，而总部有周实业也由30元跌至24元。西岐集团只好发布公告，向股东承诺，若到最后关头，会放弃有镐，退守有周。

崇氏集团董事长崇侯虎带着两个儿子出场。

长子崇应鸾是财经周刊常客，而他的孪生弟弟，次子崇应彪，却是头次出席崇氏集团高规格新闻发布会。

媒体奉承崇侯虎，说崇董事长的两个儿子都是人中龙凤。

崇侯虎哈哈大笑，他宣布：崇氏集团将全面收购西岐集团。

发布会的焦点集中在崇氏对西岐的收购宣告上。然而，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媒体将镜头对准了崇侯虎身边的崇应彪。

“崇应彪先生，有传闻说，您也出现在了西岐集团的发布会上。请问，您和西岐的亲密举动，是否出于崇氏的属意？”

崇应彪张开口，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。镁光灯投来白热的光线，将他照得无处遁形。崇应彪别过脸，说：“我……”

媒体打断他的踟蹰：“换句话说，今天公布的姬昌的体检报告，是否由你提供给崇氏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……是我。”

话音刚落，闪光灯接连闪烁起来，哗啦啦快门声接连不绝，像是一记又一记白亮的耳光，打在崇应彪脸上，逼得他低下头。

当他再度抬起头时，穿过面前团团围困的媒体，崇应彪看到门口孤单站立的、伯邑考的身影。

他似兜头浇上一盆冷水。

伯邑考穿了便装，又戴着口罩。但崇应彪知道那是他。伯邑考望向他的目光很淡，看得出来什么情感。

站了一会儿，伯邑考转身走了。

崇应彪不自禁向前迈了一步。更多的媒体围上来。他在无法向前，围在他周身的媒体似铸铁牢笼，将他困在其中如困兽。

直到发布会结束，崇侯虎带着崇应鸾，问他要不要坐车回崇氏。

崇应彪拒绝，说他自己回去。崇侯虎悻悻，便撒手不管他了。

崇应彪走到停车场，掏出手机想叫车。

正在这时，他听到身旁传来姬发的声音：“哥！你别拉着我，我今天非得找他问个明白！”

崇应彪猛地转过头。他看到姬发站在拐角的阴影里，伯邑考拉着他弟弟的手，似乎在劝说。

“……算了，小发，别被媒体拍到。”

“哥！他看到咱们了。”姬发眼尖，他指着崇应彪说，“崇应彪！你有种就过来，把话说清

楚，说不清楚咱就单挑！”

崇应彪走了过去。他看着伯邑考慢慢放下手，看向他。

崇应彪在他们面前站定。他说：“姬发。是我拿的检查报告。”

姬发咬牙，怒声说：“彪子，还真是你！我当初就不该认识你，也不该让哥认识你，你还没有一点良心！”

伯邑考把姬发的手臂拉下来，他说：“小发，不是这样的。我问过医院，他们说阿应没有来过。”

姬发愤愤：“哥！到这时候了你还信他！”

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你自己说吧。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崇应彪看了看姬发，又看了看伯邑考。他感觉有点喘不上气，伯邑考的目光仍然温和、沉静，他觉得自己快被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压死了。

恨我吧。他在心里说。恨我吧，恨死我也无所谓……

“操，伯邑考，”崇应彪龇着牙，扭曲着嘴唇，笑了起来，“听不懂人话啊？”

他双手插兜，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。崇应彪向后仰着头，斜斜站着，望着天，一副漠不关心模样。

“他妈的就是老子做了贼！偷了你们姬家的东西，全拿回去孝敬我爹了。伯邑考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不会真爱上老子了吧？”

他顿一顿，舌尖舔着口腔内壁的伤口，尝到自己血腥的味道，“可我从来没爱过你啊。”

他亲眼看着血色从伯邑考的嘴唇上褪下。他似灰白了一个度。

姬发向他挥起拳头：“他妈的崇应彪你这只——”

伯邑考按住姬发的拳头：“小发，别这样。”

他被姬发的力道带得往前踉跄了一步。崇应彪本能地想去扶住他，但伯邑考很快站稳了，而崇应彪也庆幸他没有向伯邑考伸出手。他不能再给伯邑考任何错觉了。

伯邑考垂着头，过了许久，才抬起头。他对着崇应彪笑了笑，笑容很淡，似雾气氤氲后的一张面孔。

“崇先生……”他说。

崇应彪冰冻住的心脏几乎因为这个称呼而片片碎裂。

伯邑考伸手摸向自己的后颈。他将挂着的项链解开了，把充当挂坠的戒指取出来，交给崇应彪。

崇应彪愣愣地接过去。

伯邑考垂下眼睑，向他微笑：“崇先生，再见。”

次日开盘，崇氏集团股票大涨，升至4.5元。由于崇氏宣布收购西岐，有镐地产的股票同时大涨，升至10元。

崇氏集团内部召开董事会。

崇应彪列席，他陪坐在最末，尽管，对于崇氏而言，他是此役的“头号功臣”。

崇应彪听董事会汇报。他注意到，崇氏集团有位大股东，持股比例超过20%，仅次于崇侯虎、崇应鸾父子。

但这位股东自始至终没有出现。

董事会结束后，崇应彪去僻静角落，接通殷寿的电话。

他听说殷寿在10元价位全部卖掉有镐的股票。殷寿在有镐地产跌至5元时买入3000万，如今不过四天时间，殷寿收回6000万，翻了一倍。

“崇氏集团有神秘大股东？”

殷寿果然很感兴趣。

崇应彪说，今晚崇氏安排了庆功宴，他受邀出席。

殷寿沉吟片刻，说：“你去，给我盯牢点。”

“那个股东，今晚会出现。”

Chapter 12

中环夜晚华灯初上。

崇氏在丽思卡尔顿大摆宴席，庆祝新闻发布会顺利召开，并预祝收购西岐成功。

崇侯虎花大手笔，包下丽思卡尔顿一百一十八层顶楼，围着游泳池办鸡尾酒会。

崇应彪应邀在列。他难得穿全套正装，整个人被西服面料裹住，不得喘息。

宴席上名流纷纷。崇应彪忽然怀念他在姬家度过的那个春节：一家人，围坐客厅里，有说有笑，互相祝新年好。

他猜，今晚他听到的真心话，还不及他在姬家的一分钟听到的多。

他伸手从侍者的托盘里取一杯鸡尾酒。

崇应彪今晚已喝下五杯鸡尾酒。许多人上前与他应酬，崇家默默无闻的私生子，忽然大放异彩，业界人士都想结识他，似众星捧月。

若崇应彪仍十七岁，初回崇家那时，他会为这种热情的接待而感到惶恐。

但崇应彪已二十五岁。他冷眼看穿所有热闹寒暄下的虚伪面具。

“崇哥。”

崇应彪听到甜甜女声。他回过头，看到苏家的女儿，苏姐己，端着一杯酒，向他款款走来。

苏姐己是香江头号名媛。生得美貌无双，长成后，求娶的人就踏破了苏家的门槛。

最后，挑挑拣拣，苏家为她订的亲，是同西岐的贵公子，伯邑考。

但伯邑考竟然拒绝了。

若非如此，苏姐己早已成姬夫人。

苏姐己端着酒站到崇应彪身边。

崇应彪问：“Nana，今晚你也在？”

Nana是苏姐己英文名。苏护是崇氏集团忠臣，苏家和崇家是世交，苏姐己管崇应彪叫“崇哥”，崇应彪叫她“Nana”。

苏姐己抿抿唇笑了：“嗯，陪男伴来的。”

她眉目如画，笑一笑，似屏风上美人图活络过来，当真是令人心旷神怡。

可惜，崇应彪却没心思欣赏。

他问：“哦？是谁这么厉害，牵住我们Nana的手？”

苏姐己莞尔。她微微转过头，笑道：“正说着，他就来了。”她将手伸给来客。

对方在她手背上吻了一下，才抬起头。

崇应彪在看到对方面容时，如雷电击中一般。

——苏姐己的男伴是殷商的继承人，殷启。

一瞬间，所有线索串联如珠子串线，崇应彪心中亮如明昼。

殷启是殷商董事长的长子，帝乙有意培养长子走政治路线，并让次子殷寿为殷启的竞选提供财力支撑。

在殷商的大力支持下，短短数年，殷启爬上香江规划署署长席位，并于今年成功当选政府发展局局长。业界都称他为下一任特首人选。

原来如此。原来，崇氏的神秘股东，正是殷启。

难怪三年前，崇侯虎能提前得知九龙那块地用地性质变化的消息。

难怪，崇侯虎对殷寿不屑一顾。他早就攀上殷启，自然懒得应付殷寿。

殷启将苏姐己懒懒圈在怀里，喝掉姐己喂他的酒。

崇应彪心想：姐己接近殷启，肯定是崇侯虎的属意。苏护知道吗？不，伯邑考知道吗？

苏姐己娇声笑起来。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，给殷启点上。殷启就着她的手，吸了几口烟，又转头喷在姐己脸上。

姐己和他玩闹起来。

崇侯虎向他们走来。

殷启拍了拍苏姐己，让她先去别的地方玩。崇应彪仍待在原地，崇侯虎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。

他似乎觉得崇应彪已经无关紧要。

崇侯虎与殷启热情寒暄。殷启倒没什么反应，他的目光一直往泳池边的苏姐己身上飘。

崇侯虎咳嗽一声，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。他低声说：“殷局座，上次那件事，崇家还是要多谢您的。”

殷启接过信封，随手打开，看了一眼，就对崇侯虎说：“小事。”

他没什么和崇侯虎攀谈的意思。崇侯虎自讨没趣，告退了。

殷启把信封放到一旁的玻璃台子上。他去找苏姐己。

四周只剩下崇应彪一人。

崇应彪迅速拿出手机，他展开信封内容，快速按动拍照键。

身后传来招呼声。“崇二少！大家都等你呢！”

崇应彪喊道：“这就来！”手机滑落裤袋，崇应彪端起一杯酒，加入泳池边的男男女女。

酒会一直办到天明。

崇应彪记不得自己喝了多少杯酒。

他生得俊，说话好听，惹得多少名媛向他抛媚眼。崇应彪将媚眼一一反抛回去，他有自信，谋杀香江名媛圈芳心。

到最后，崇应彪喝得醉醺醺，领带全散开，袖口蹭上不知谁的口红。他转过脸，吐在女伴的手包里。

他坐上出租车就瘫倒在后座。因此，崇应彪完全没意识到，他将地址报成公寓大厦。

走进公寓时，司机几乎认不出他。

崇应彪闭着眼摸进电梯，乱按了几个键，终于按对自家楼层数。

他手软脚软，似一滩烂泥贴住电梯墙壁，等到电梯门都快合上时，才踉跄走出。

刚走一步，他就被自己绊倒在地。

他的面前有一双西装裤管。

崇应彪坐在地上，愣愣抬起头。他看到伯邑考站在他面前，垂着眼，看着他。

崇应彪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有多糟糕。

他的西装挂在手臂上，胸口扣子掉了两颗，领带也散了。更糟糕是，崇应彪的嘴唇边印着红色唇印。

他像是在烟酒和香水中腌渍过一遍，整个人似夜场厮混归来，甚至更糟糕。

崇应彪完全没意识到。他向伯邑考伸出手，抱住伯邑考的双腿。

他喃喃道：“别……别离开我……”

伯邑考的腿动了动。

崇应彪叫出来：“不要——”

他声音中带着哭腔。

伯邑考的动作停顿了。然后，伯邑考蹲下身，握住崇应彪的手臂，温和但不容拒绝地，把崇应彪的双手从他的腿上推下来。

做完这些，伯邑考走过崇应彪身边，走进电梯里。

崇应彪向电梯扑过去。他摔在地上：“——别走！”

电梯门合上了。

崇应彪蹲在地上，失魂落魄。

他想吐，又吐不出来，只能捂着嘴，指缝中流出点黄水。

他坐在伯邑考家门口，直到那扇门打开，姬发抱着个箱子走了出来。

“你——”姬发显然被他吓了一跳，他见鬼似的打量崇应彪，问，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他很警惕地问：“你别想再来骚扰我哥！”

崇应彪不吐了。他虚脱地往后一仰，对姬发说：“这是我家。老子他妈的住这儿！”

姬发冷冷说：“这是我哥家。而且，我通知你，我哥搬家了。”他把箱子往地上一砸。“搬完这些，我就和哥回老宅了。崇应彪，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吧！”

崇应彪说：“……不。”

他摇晃着站起身，忽然撞开姬发，径直冲进伯邑考家。

家里全都空了。曾经连医药箱都会在搬来第一天就准备好的伯邑考，要离开时，果然也是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这里只剩下崇应彪自己的东西。崇应彪走到客厅，看到茶几上放的一双拳套。

姬发跟着他走进来，看到拳套，说：“对了，这东西，我也该带回去。”

崇应彪喃喃道：“这是我的……”

姬发笑了一声。“崇应彪，你真以为这是你的拳击手套吗？”他笑完，声音中似有不屑，“你以为，这是你读高二那年，班主任为了鼓励你，送你的限量版拳套吗？”

崇应彪全身似过电。他难以置信地望向姬发。

姬发冷声道：“高二那年，哥来学校宣讲。晚上回去以后，哥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让我买一双拳击手套，款式他已经选好了，买了送给你。

“崇应彪，你还以为，那是别人送你的吗？”

“晚上……”崇应彪复述。

他的思绪混乱一团。耳畔回荡的，只有轰隆隆这两个字。

那天晚上，宣讲会结束，学校组织填报升学志愿。按照崇应彪当时的成绩，他什么大学也上不了。班上有人看到他空白的成绩单，嘲笑崇应彪，野种果然脑子不行。

崇应彪和他打了一架，打得头破血流。

晚上，宿舍快熄灯了，崇应彪还磨蹭着没回去。

他去宿舍区外电话亭，拨动转盘，打了一个电话。

那天晚上，伯邑考从弟弟的宿舍离开，经过宿舍区外的小路，他看到几米外的电话亭里，有个男孩子，正在打电话。

就着一点点月光，他认出崇应彪。崇应彪头上脸上都破了，比上午他看见他时更糟糕。伯邑考便停下来，听了一会儿。

他听到崇应彪说：“阿妈，学校里组织填志愿，我，我不知道去哪……”

“阿妈，我只想回到你身边……这里好冷，我呆不下去，阿妈，带我回家……”

崇应彪握着电话，讲了很久。

伯邑考站在他身后几米外的阴影里，听完了。直到崇应彪离开，伯邑考才走上前，走进电话亭里。他拿起电话，听筒里就传来微弱的声音：“本设备已坏，请等待维修；本设备已坏，请等待维修……”

伯邑考握着电话，站了很久。他想，那个孩子，就这么和这一段重复循环的话语，讲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当晚，伯邑考就给姬发打了电话。他问姬发班上是不是有个叫崇应彪的男生。姬发说对啊，伯邑考说，你帮哥哥给他买个拳击手套。就跟他说，好好学习，读书、打拳都可以，别再跟人打架了。

姬发说行。但是他和崇应彪私下有点不对付，不好意思把拳套送过去，就借口说是班主任送的，放在了崇应彪的课桌上。

那是崇应彪收到的第一件礼物。

他有点惶恐地收下拳套，放在了桌肚里。从此，再有人挑衅他、骂他野种，崇应彪就摸一摸桌肚里的拳套，告诉自己，要好好学习、好好打拳。长大以后，他会用拳头保护所爱的人，而不是和别人打架。

就这样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崇应彪的成绩一步步提上去，他和姬发考进了同一所大学。

八年时间，流水一般。

崇应彪与伯邑考订婚三年，悔婚两次，直到现在，他才知道，早在八年前，伯邑考就向他伸出了手。

是他，一次又一次地躲开了那只手。

崇应彪颓然坐到地上。姬发见他不回答，就自己过去拿拳套，崇应彪忽然把他狠狠往边上一推。

“崇应彪——”

崇应彪从姬发手里抢走拳套，大声说：“还给我，把他还给我！”他把拳套抱在怀里，抱得紧紧的，一遍又一遍地，重复地说，“不给，我谁也不给……”他的声音渐弱，变成呜咽。

崇应彪呜呜地、反复地念着：他是我的，我谁也不会给。

临走前，姬发拖着打包好的行李，对崇应彪说：“你真应该去跳维多利亚港。”

他只丢下这一句话。

大门重重关上，隔绝所有光源。

在骤然到来的黑暗中，崇应彪闭上眼。

Chapter 13

崇应彪在一片黑暗中醒来。

他从地上坐起来，摸出手机，点亮屏幕。他打开地图搜索维多利亚港定位。

崇应彪空对屏幕一刻钟，然后熄屏。

屏幕上映出他惨白面容，鬼怪一般。

崇应彪深吸一口气。现在还不是认输的时候。

他翻开通讯录，找到殷寿姓名。崇应彪将昨日酒会上拍到的照片全都传给他。

片刻后，殷寿发消息约他下午见面。

侍应生告诉他，殷先生已经在茶室等他了。

崇应彪穿过回廊，走到殷寿预定的茶室。此处环境绝佳，最好的是，保密性极强。

侍者为他推开茶室的门，崇应彪走进去。

殷寿正盘腿坐着喝茶。

见到崇应彪，他指了指对面的空位，崇应彪就坐下。

殷寿给他倒茶：“正山小种还是金骏眉？”

崇应彪不懂茶。他随口说：“就正山小种吧。”

殷寿给他倒上，崇应彪捧着茶，喝了一口。

他问殷寿：“那些文件，你都看过了？”

殷寿点点头。他似不经意地抬头，看了崇应彪一眼，说：“小崇，你做得很好。”他将茶壶放下，又将崇应彪不要的那盏倒了，空的茶杯放在桌上，杯口有一圈浅红色光泽。

崇应彪盯着那个杯子，说：“您倒是不惊讶。”

殷寿哈哈大笑：“我，惊讶什么？”

“是惊讶殷启和崇侯虎这老东西早就搞在了一起？还是惊讶崇家竟然有胆子搞官商勾结？”

他大笑，似乎对崇应彪的问题感到可笑，“小崇，我可是殷家的人。帝乙再怎么边缘化我，有些东西，不用说，也会懂。”

殷寿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雪茄，取出一支，找火点燃了，又把盒子盖上。

崇应彪看到雪茄盒子上的纹样。

电光石火间，他反应过来。

“苏姐己是你的人。”

崇应彪说。他想起酒会上苏姐己为殷启点烟，她手里的雪茄和殷寿是同一个牌子。

殷寿吸了口雪茄。他缓缓吐出烟雾，说：“不错。”

崇应彪后背发凉。他无法想象，殷寿是如何接触到苏姐己，又是如何让崇家自以为是地将苏姐己献给殷启，实际上，却为殷寿监视殷启做了嫁衣。

见他发愣，殷寿抚掌大笑道：“好，小崇，观察得很仔细嘛。你和我很相似，我带过的几个人中，我最欣赏你。”

殷寿好一番夸奖。崇应彪却听也不听。他给殷寿卖了三年命，早知道这位前任老板最喜欢给人灌迷魂汤。当年，他猜殷寿给姬发、姜文焕等人说过同样的话。

崇应彪扯开嘴角，笑了笑：“您过奖了。”

殷寿说：“这些文件，足以让崇氏动荡。”他将抽了一半的雪茄狠狠按在桌上，冒着火的烟头烧灼桌布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圆洞。殷寿慢慢说，“西岐爆出来的文件，不过是几张体检报告，就让姬昌方寸大乱。这次，崇氏爆出来的，是官商勾结的铁证。

“这些，会送崇侯虎坐牢。至于殷启么……”

殷寿阴鸷的双眼牢牢盯住桌布上烧出的圆洞。圆洞的边缘还在扩大，一寸寸变成焦黑。

“帝乙那老头子肯定会出手保他……但，在那之后，还有谁敢让他当殷商的继承人？这天下，总该交到我殷寿的手里了。”

他哈哈大笑。

殷寿的笑声似惊雷震震，将崇应彪从混沌中劈醒。

这一切，布局如此工整的一局棋，殷寿显然势在必得。

崇应彪说：“不是西岐。”

殷寿不再笑了，他看着崇应彪，牵动脸颊一边的肌肉，饶有兴味地等待崇应彪说完。

崇应彪说：“这一切的核心，从来就不是西岐。”

他抬起头，直视殷寿。“你想要的，是崇氏，和殷启的位置。”

好一招“将欲取之，必姑予之”！

殷寿将西岐的消息卖给崇氏，假意奉承，实则挑起西岐和崇氏的矛盾，无论哪方获胜，他都能从中找到纰漏。

于是，崇氏失之大意，更暴露了背后最大的保护伞——殷启。

而站在阴影中的人，殷寿，兵不血刃，尽享其成。

崇应彪的手指攥紧茶杯。

片刻后，他仰头一饮而尽杯中茶水，又将茶杯狠狠掷下，起身欲走。

殷寿问：“小崇，着急着走？”

崇应彪不语。他直接拉开茶室的大门。

殷寿在他身后高声道：“请崇先生回来坐！”

崇应彪已走到茶室外回廊上。

身后传来飒飒风声。崇应彪警觉回头，三四个黑衣保镖凭空出现，他已被团团围住。

崇应彪屈肘挡开。“让开！”他将身体重心后移，双臂贴近身体，作随时出击准备。

对方显然只听殷寿的话。他们围攻崇应彪。

崇应彪用舌尖舔舐后槽牙。他反手捞住按在他肩膀上的手臂，侧转身体、提气向前迈开一步，将背后偷袭的人摔在地上。

其余人等从四面袭来，崇应彪提臂格挡，手掌接住挥向他面门的拳头，用力捏碎。他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。

崇应彪揩掉鼻子下流出的血。他问：“还有谁？妈的，敢不敢一起上！”

他尝到自己血液的味道。崇应彪咬着嘴上的伤口，放声大笑。

哈，他可是练过的。

崇应彪跨上摩托车。殷寿的人被他打晕、踹倒，总之站立不能，而他的左脸颧骨和嘴角被打破了。骑车时，血液从脸上淌下来。

但，那都无所谓。

崇应彪压低身体，前胸贴在摩托车车把上。他拧动车把，将车速调到最大，一路轰鸣向前。

他沿环岛公路驶入中环快速路，直开到西岐集团的大厦门口。

崇应彪翻身下车，随手将摩托车往地上一推。他似躲避追杀，踉踉跄跄向大厦门厅跑。

大厦保安将他拦住。崇应彪面前即是入口闸机，他望眼欲穿。崇应彪甩下一句：“我找姬邑！”

保安显然不太信。崇应彪脸上挂彩，似无业游民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又道：“让他和我讲话。他认识我——我和姬总……是朋友。”

安保人员交谈片刻。他们终于同意。崇应彪得到宝贵通话机会。

电话却是打给总经理的秘书。保安与他通话几句，点点头，便拿了一块显示屏给崇应彪。

崇应彪接过去。屏幕摄像头摄入他的脸。崇应彪看到自己鼻青脸肿，形象可怖。

不怪安保人员将他当作恐怖分子。

保安说：“您可以上去了。”

他给崇应彪刷开闸机通道，崇应彪直接冲进去。

已是下班时间，崇应彪逆着人流冲进电梯，他感受到身边衣着光鲜上班族的惊异目光。

这些他都可以忽视。

他只想快点见到伯邑考。

伯邑考的办公室在大厦顶层下一层。他与姬发共享该层，但姬发不常来大厦，实际上，伯邑考算是独享一整层。

进总经理办公室需换乘电梯。崇应彪在换乘层出来，总经理秘书已经等在电梯外。他将崇应彪带进直升电梯，崇应彪注意到楼层面板上“董事会”的按键。

他被带进西岐集团的心脏。

电梯门打开，秘书将他指引到伯邑考办公室门口，便退下了。

崇应彪站在门口，心脏似被一只杠杆翘起，凭他有多大力气，都不敢伸手推动玻璃门。

半透明玻璃后，伯邑考正背对着他，站在那里，目光望向窗外。

他似浑然不觉崇应彪已到来。

崇应彪脚后跟发软。他跌跌撞撞上前一步，胳膊肘推开玻璃门。

他闻到淡淡檀香味。

办公室里只开一盏灯，随着日头将落，光线已昏黄不少。

崇应彪刚刚站定，他听到伯邑考说：“崇先生。”

单是这三个字，崇应彪觉得自己一颗心似被注入万斤铁块，直直地坠下去。

伯邑考仍没有转身。他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崇应彪张了张嘴。他发现自己的喉咙里只能发出含糊的呜咽声。

他试了几次，才能说出话。

“是殷家……”崇应彪说，他的语速一下子加快，“殷寿操纵了一切，他们的目标不是西岐，而是崇氏。”

伯邑考转过身。他仍戴着那副商务眼镜，镜片下的双眼冷淡地看向崇应彪。伯邑考没有笑，他平静地问：“崇先生想说什么？”

他说得很缓。伯邑考每说一个字，崇应彪的血就凉一分。他咽了口口水，发现嗓子里干得

要命。

“不能让他们得手……东鲁和南鄂已经倒了，吞掉崇氏，殷商就要在香江一手遮天了。”崇应彪说，声音急迫，“再拖下去，下一个就是西岐。”

伯邑考看着他。他用一种冷静的、翻阅公文的表情看着崇应彪。慢慢地，伯邑考笑了笑。他说：“崇先生，你似在为崇家求援。”

崇应彪周身血液全冻住。他反应过来，自己这番话，怎么看，都有瓜田李下之嫌。他已经失掉了伯邑考的信任。

崇应彪喃喃道：“不是的……”

伯邑考垂着眼睛，思考了一会儿。然后，他伸手解下了领带，叠了几叠，递给崇应彪。

“那就请崇先生证明诚意吧。”

崇应彪愣愣地接过去。

他碰到伯邑考的掌心，好凉，但下一刻伯邑考就收回手。

伯邑考说：“把眼睛蒙起来。”

崇应彪睁大眼，看着伯邑考。对方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只是微微地偏了偏头。

崇应彪使用领带绕住自己的眼睛。伯邑考的领带是丝质的，有淡淡的刺绣纹样，盖在眼睛上，遮得密不透光。崇应彪将双手绕到脑后打结，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，打了好几遍才成功。

伯邑考说：“过来。”

崇应彪向前走了一步。他看不见，走得踉跄。

没走几步，他就被一双手扶住了。伯邑考牵着他，把他带向一个位置。然后，伯邑考说：“崇先生，请坐。”

崇应彪的腰被伯邑考揽着往前带。他慢慢往下坐，才意识到自己坐在伯邑考腿上。

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如鼓擂。

伯邑考说：“脱掉裤子。”

崇应彪深吸一口气。他摸索着解开皮带，伯邑考扶着他的腰帮他稳定身体。

他的裤子窸窣地掉在地上。

伯邑考按着他坐下。崇应彪听到酒瓶塞子打开的声音。

红酒的气味芬芳地涌出。

伯邑考在手上倒了点酒，他的手指摸向崇应彪的后穴。

太凉了，崇应彪忍不住发抖。

伯邑考揉按他的臀瓣。“抬起来一点。”他言简意赅。

崇应彪的双腿在发抖，他摸到座椅的扶手，撑住了，把身体往上抬了抬。

伯邑考的手指就缓缓地探进去。

崇应彪叫起来：“啊……”

只一根手指，他就有点承受不住。伯邑考在他的身体中摸索了一阵，找到微小的凸起点，换了两根手指进去，用指腹深深压住。

崇应彪整个人都抖起来了。他的下腹似被电击，尾椎骨酸胀难耐，他忍不住摇摆臀部。

伯邑考仍在缓慢探索。他用手指将崇应彪逼出尖叫，但他自己的声音仍然平静而沉稳。

“崇先生。我再问一遍，你为什么会过来？”

崇应彪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的所听所感都是伯邑考，他像一株离开伯邑考就要立刻枯死的植物。他伸手想摸摸伯邑考的脸，但对方在被他触碰后别过了脸。

崇应彪几乎有点绝望地说：“我想见你……哥哥，抱抱我……”

伯邑考没有回答。他换上三个手指，在崇应彪体内弯曲指节，用关节滚过肠道内的腺体。

崇应彪立刻就崩溃了。他向伯邑考倒过去，双手无力地捞住伯邑考的脖子。他哭叫出来：“我要你——我不要这个——哥哥，进来好不好……”

在他体内摸索的手指停了一会儿。但伯邑考说：“崇先生。我只同相爱的人做。”

他别过脸，错过崇应彪索吻的嘴唇。

“崇先生，应该没有忘记自己说过什么话。”

伯邑考仅仅用手指就将他推上三次高潮。

崇应彪之前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到最后，他伏在伯邑考的肩膀上，一阵阵干呕。

伯邑考一次也没有抱过他。他冷静地、毫无感情地将崇应彪从高潮的巅峰中一次次推下去，直到崇应彪在他身上晕厥。

好冷啊。崇应彪瑟缩着抱住双臂。

慢慢地，他感觉到眼睛上缠着的布料被解下了，有人用沾了水的毛巾，轻轻擦拭他的脸。

左脸上的伤口沾了水，很痛。

近乎漆黑的晕厥中，他感到额头被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伯邑考在他的耳畔，轻声说：“睡吧，阿应。”

Chapter 14

“……据悉，此次曝光的交易记录，一方为崇氏集团董事长崇侯虎，另一方则是新任政府发展局局长、殷商集团继承人，殷启。那么，究竟是何方势力，向廉政公署举报崇氏集团官商勾结呢？崇氏集团的命运，又将何去何从？”

殷寿将遥控器对准会议室内液晶显示屏。“香江新闻”女主播的声音立刻消失，只剩下口型仍在动作。

他的秘书轻轻敲响会议室大门。殷寿挥手让他进来，秘书向他报告：“殷总，殷启那边有消息了，说是要和崇氏集团划清界限。”

殷寿哼了声。弃卒保车，这必然是帝乙的安排。他这老子，果然还是偏爱自己的长子。

殷寿抬抬手，秘书便噤口不言。

姜家、鄂家、崇家，接下来，便是姬家了。

他殷寿有自信，让香江最后跟着他姓殷。

会议桌上传来手机震动声。秘书连忙查阅新信息，他对殷寿说：“殷总，西岐集团来人了，姬邑说要来见您。”

殷寿眯了眯眼。他挥手：“叫他上来。”

伯邑考走进会议室。

姬家长子长身如玉，纵然殷寿见过无数出色人物，还是不禁在心中叫一声好。

殷寿向伯邑考拱拱手：“姬总，稀客啊。”

伯邑考也向他行礼。他注意到液晶显示屏上新闻主播，便问：“殷总，在看新闻呢？”

殷寿哈哈大笑：“可不是！在看你们姬家的好日子。”他“呵呵”笑道，“这一来，崇家是要倒了，你们姬家少了一位劲敌，真是可喜可贺！”

伯邑考微笑道：“不敢当。崇氏集团受创，该是在殷总预料之中吧。”他淡淡说，“姬某怕是要先向殷总道贺了。”

殷寿不笑了。

他一双眼如虎狼般紧盯伯邑考，似要将他生吞活剥。

伯邑考仍微笑。

殷寿缓缓说：“呵，崇应彪那小子，跑去跟你说了？”他阴恻恻道，“姬总，你现在倒也信了崇家人的话了？”

伯邑考应答：“同脉相承，不见得同心相应。”他轻轻颌首，对殷寿说，“殷总，你与殷局座

一母同胞，是同心、还是相异，殷总心里自有计量。”

殷寿拍了桌子。他面色阴沉，盯牢伯邑考双眼，忽然放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姬家还能养出你这样的儿子！不错，姬邑，既然来了，想要什么，就说清楚！”

伯邑考拉开会议室扶手椅，落座。

他双手交叠放在桌上，笑了笑，反问：“崇氏股价大跌，朝歌要出手了？”他语气淡淡，似有揶揄，“朝歌同崇氏曾携手对抗西岐，而今倒戈，未免有些……太急了。”

殷寿不管他的，说：“‘商场如战场’，崇家这块肉，掉下来，多少人抢着吃！小姬总，你要是懂，就回家问你老子姬昌去！”

伯邑考微笑，过了片刻，说：“可惜，西岐不大愿意，让朝歌吞掉崇家。”

他这句话全无威胁意味。殷寿却已然大怒，喝问：“姬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伯邑考淡淡道：“殷总，您的布局谋划，姬某一向佩服。殷董事长有意栽培长子，殷总控股仅有朝歌一家子公司，却能做到逆风翻盘，想必花了心力。

“‘官商勾结’是污点罪名，足以让殷局座退位下台。不过，殷总在香江，借壳炒壳、唱高散货，多年来，江交所有意调查，却毫无头绪。”

伯邑考对殷寿笑了笑。“殷总觉得，‘官商勾结’和‘操纵市场’，哪个罪名，打击更大？”

殷寿喘着粗气。他口中“呼哧”喘气，说：“姬邑！你小子，暗算我。”

伯邑考微笑：“殷总做事细致，姬某不敢称功。不过，殷商集团仍有老臣拥护帝乙，殷总所为，一旦曝光，殷董事长若是知道此事祸起萧墙，怕是会重新扶持殷局座。”

那么，殷寿的一番盘算，就要落空了。

殷寿吐出一口气。伯邑考步步紧逼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漏算一招。

殷寿问：“你从何时开始调查的？”

伯邑考平静道：“三年前。”

三年前，香江由殷商集团和其余四大家族把持。

殷商一家独大，其余四家也各有所长，一时难分上下。

四大家族内部有联姻。南鄂、东鲁分别将女儿嫁给了殷启、殷寿两兄弟，崇氏亦虎视眈眈，想要同其余几家攀上关系。唯有西岐，仍然不言不语，独善其身。

东鲁集团项目发生重大事故，董事长姜桓楚在事故中去世，他的女儿，也就是殷寿的妻子、殷郊的母亲，闻讯悲痛欲绝，几近病重。

为了照顾母亲，殷郊没有参加朝歌在澳洲的项目。

东鲁倒了，殷商集团顺理成章地吞并了东鲁集团。

然后，无声无息地，南鄂也倒了。

殷商集团在短短半年内吞并了东鲁和南鄂，逼得南鄂的董事长鄂崇禹携其子退居台北。

殷商这一番大动作，惹得崇氏按捺不住了。

崇侯虎知道光凭自己的力量，无法保住崇氏集团，便向西岐示好，提出联姻。

他原本预备嫁过去的是集团旗下苏家的女儿，苏妲己。

但西岐竟然拒绝了。

崇侯虎一直以为，西岐是怕和崇氏沾上关系，才拒绝的。他没想到，西岐集团早就摸清了苏家的底细，也知道苏妲己并不是崇氏所想的那么简单。香江第一名媛，早就是殷寿埋下的一枚棋子了。

西岐不会收下殷寿的眼线。伯邑考婉拒了与苏妲己的婚约。

崇侯虎不甘心。许是病急乱投医，他又向西岐送上了自己的儿子，崇应彪。

这一回，西岐同意了。

如果不是后来九龙那块地的风波，崇家和姬家的联姻，本该顺利地推进。

这也怪崇侯虎自己太贪。他把伯邑考拒绝的苏妲己，转手送给了殷启。

这可真是出乎殷寿的意料。他大喜过望：苏妲己将助他除掉殷启。

可笑崇侯虎还以为崇家和殷家攀上了亲。他从殷启口中听到消息，便想把九龙那块会贬值的地，和不想要的小儿子一起，打包丢给西岐。

所以，虽然后来，崇应彪跑了，但崇侯虎也不太在意。他满以为自己抱住了殷启的大腿，却没想到，殷寿早就预谋着要把崇家和殷启，一锅端了。

三年间，崇氏在香江出尽风头。四大家族中，东鲁、南鄂都倒了，仅剩的两家，西岐一贯低调，崇氏却耀武扬威。

实际上，这三年，姬家一直在调查朝歌集团和朝歌背后的殷寿。

西岐董事长姬昌料事如神。他发觉殷商总部继承人殷启是个不中用的花架子，而子公司朝歌的总经理殷寿，才是蛰伏在黑暗中的人。

唇亡齿寒，千年真理。西岐一直预备着殷商的动作，三年来，伯邑考四处搜集，最终获得了殷寿操纵市场的证据。

殷寿盯着伯邑考平静的双眼。他的目光阴鸷，殷寿问：“当年，你和崇家联姻，也是早就打算好的吧？这招，用来迷惑我，只不过，崇家那小子，知道他是你的一枚挡箭牌吗？”

伯邑考淡淡说：“殷总，姬某向来公私分明。婚姻一事，若出自算计，夫妻二人，还有何处

相对？”

殷寿脸色一黯。他想到妻子殷姜姒，她已与他分居三年。

伯邑考说：“当年的事，若应彪想知道，我会如实告诉他。”他淡淡，却笃定道，“我知道，他会和我站在一处。”

片刻后，殷寿抚掌大笑。

“好！姬邑，今日我是为难不了你了！”他放声大笑，道，“不过，要想让朝歌就此退出，也是天方夜谭！我殷寿，还没做过赔本买卖！”

伯邑考向他颌首，淡淡道：“西岐愿为殷商垫一垫崇氏的股价。”他语气平和，比之殷寿，甚至称得上恭敬，“这份礼物，便是西岐向殷总表示的诚意。”

殷寿大笑道：“好！姬邑，你送来的礼物，并不能使我开心；但是你，让我很开心！”

午后开市，受“官商勾结”举报影响，崇氏集团股价大跌。

殷寿控股的朝歌在崇氏集团低位时大量购入股票。随后，西岐集团宣布，将要对崇氏进行反收购。崇氏股票回升，殷寿又令朝歌再卖出所持崇氏股票，净赚两亿后，潇洒离场。

空调吹来暖风，崇应彪直睡到下午才睁眼。

他发现自己躺在伯邑考办公室沙发上，后脑勺垫着枕头，身上披了一块毛毯。崇应彪支起身，看到面前的茶几上，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裤。

崇应彪拿过来，他将脸埋进柔软的布料中，闻一闻伯邑考的气息。

他去办公室自带的淋浴间洗漱。刚照镜子，崇应彪愣了。他看到自己左脸颧骨破皮处，被仔细地清洗、包扎好了。

崇应彪伸手，摸了摸包扎的纱布。他的心脏，泛起细碎的疼痛。

洗漱完，崇应彪也不知道该去哪里。

崇氏是去不得的，崇侯虎估计正大发雷霆，要查出是谁走漏了消息；朝歌那边，他也不会再给殷寿打工了。

兜兜转转，崇应彪还是回到西岐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，披着毛毯，捧着咖啡，在伯邑考的办公室里呆了一个下午。

他看到西岐宣布收购崇氏的消息。

崇应彪在沙发上打起盹。暖气吹得他醉醺醺，崇应彪的身体渐渐松下来，他又陷入睡眠中。

他做了个梦。起初，是个好梦，他梦见伯邑考，伯邑考对他笑。伯邑考穿着印有HKU的白T

恤，似崇应彪第一次见他时那样，笑容很阳光，站在沙滩上，向崇应彪招手，让他过来。

崇应彪傻傻地走过去。沙滩好软，沙子被晒得很暖，他向伯邑考走过去。

可是，当他走近时，阳光一下子都消失了。

他觉得很冷，四周黑漆漆的，伯邑考也不再笑了。

他垂着眼，面色冷淡，对崇应彪说：“崇先生。我只同相爱的人做。”

崇应彪想辩解。他对伯邑考说，我爱你啊。

伯邑考说，可是，崇先生，我不爱你。

崇应彪大口喘息着醒来。

天果然已经全黑了。

他瘫在沙发上，喘了很久，感到冷汗浸透背后衣服。

崇应彪在沙发上呆坐许久，直到忽然间，办公室的灯开了。

崇应彪条件反射地抬起手臂遮住眼睛。他缓了好一会儿，听到脚步声渐进，才敢放下手臂。

伯邑考站在他面前。

伯邑考穿着衬衫，西装脱了搭在手臂上，似才从会议上退下。他看起来很疲惫。

崇应彪不知道说什么。伯邑考问：“还没回去吗？”

崇应彪想说，我不知道回哪里去。

但他说不出口，他只能仰起脸，看着伯邑考。他觉得自己快被说不出口的话憋死了，那些话从喉咙涌上他的眼睛，让他的眼睛发涨。

伯邑考蹙眉。他将西装挂上衣架，崇应彪这才注意到他手里还拿着一袋饭团，像是从楼下便利店里买来的。

伯邑考把饭团放到崇应彪面前：“还没吃饭吧？把它吃了。”

崇应彪接过，撕开包装袋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他快吃完了，才反应过来，问：“你没吃晚饭吗？”

伯邑考没回答。他坐在办公桌后看文件，看了眼崇应彪，说：“我不要紧。”

崇应彪问：“你从殷寿那边回来了？他怎么说，有没有对你——”

伯邑考打断他的话：“下午的新闻，你看到了吧。”

崇应彪点点头。伯邑考便说：“明天，崇氏集团召开股东大会。我会出席。”他对崇应彪淡淡笑笑，“你也回去吧。好好休息。”

Chapter 15

崇氏集团对西岐集团的收购案，最终以西岐对崇氏的反收购告终。这其中，不过短短一周的时间，香江却接连爆出了西岐集团董事长姬昌病重、崇氏集团与政府发展局局长殷启官商勾结的消息。

这场收购与反收购，牵连到的不止是香江商界，甚至还有政界，一时间，香江波谲云诡，西岐、崇氏和殷商三方，更是斗得难舍难分。

西岐集团作风向来低调，一旦出手，必是亮剑。崇氏大股东接连抛售所持股份，其中包括持有崇氏20%股份的殷启。殷启原先秘密持股崇氏，而今被曝光与崇氏私下勾结，便不得不全部抛售，断尾求生。

西岐将崇氏股份收入囊中，一时间，持股竟超过40%，几乎与崇侯虎父子齐平。若西岐继续扩大控制权，那么，取代崇家父子成为崇氏集团实际控制人，指日可待。

次日，正是崇氏集团召开年度例行股东大会时间。

饶是崇侯虎再怎样不愿，都不得不让持股数量庞大的西岐集团派出代表参加股东大会。

西岐派来了伯邑考。

作为持股3%的股东，崇应彪有权参加股东大会。

再度踏入崇氏集团大厦，有种奇异的陌生感。上次，崇氏大厦还沉浸在收购西岐的喜悦中，处处张灯结彩。而今，不过短短数天，崇氏大厦便人去楼空，甚至称得上凄清。

崇应彪将自己列为始作俑者之一。但他更清楚，崇氏的这一出浮沉记，其实全在殷寿的掌控之中。崇应彪自己，不过是布局中一枚小小棋子，有幸走到结尾，升变成后。

他抵达会议室时，伯邑考已经坐在那里了。

伯邑考换了一身西装。他向来穿深色西装配浅银灰色领带，但他今日改穿藏青色西装配银蓝条纹领带。

崇应彪知道原因。伯邑考先前那条领带已经不能用了。

他望向伯邑考，对方也正好合起文件夹，抬起头，看见了他。

伯邑考向他笑了笑。

崇应彪惴惴不安的一颗心，就被这个笑容抚平了。

他松开攥紧的手，放在了膝盖上。

崇氏现任董事长崇侯虎是被长子崇应鸾一路搀扶着走进会议室的。

他似乎中了风，身体都偏向一边，口角也有些歪斜。

当他看到坐席上的次子时，崇侯虎歪斜着嘴，冷哼一声。他不屑地别过脸，仿佛将崇应彪当成了商场棋盘上一枚可以拂去的沙子。

崇侯虎在董事长位置上坐下。他对伯邑考怒目而视，但伯邑考依然微笑着，向他躬身行礼问好。

崇侯虎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强行以董事长身份主持股东大会。

任谁都看得出，崇侯虎，乃至他背后的崇家，都走到了强弩之末。

股东大会收到提案，要求重新选举董事会。

崇侯虎大发雷霆：“谁……敢对我崇侯虎不满！”

他声音极大，奈何口角歪斜，说得断断续续，不似威严，反倒滑稽。

四下鸦雀无声。唯有伯邑考欠身，微笑道：“崇董事长，商海浮沉，难免遇到波折。西岐，愿助崇氏一臂之力，还请董事长允许。”

崇侯虎大怒道：“我……不要你们的帮助！”

伯邑考仍微笑：“董事长，身体要紧。”

他这句话说得极婉转。但在座诸位已经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：崇侯虎年老体衰，投资失误，实在不适合再担任崇氏集团的领导人了。

崇侯虎放声大骂，直骂伯邑考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姬昌那老不死的怀恨在心。他骂得难听，席上负责会议纪要的秘书都停下了笔，面有难色。

伯邑考在崇侯虎辱骂姬昌时打断了他。

他说：“崇董事长，您不必多说。请让列席的各位股东进行表决吧。”

列席的股东，绝大多数是崇氏旧臣。伯邑考所持崇氏股份不过40%出头，无论如何也无法过半。

崇侯虎心里清楚，因此，他大声道：“好！表决就表决！”

股东大会就重新选举董事会的提案进行表决。

伯邑考占据劣势，但他面色淡淡，仿佛不以为意。

正在此时，崇氏集团旧臣苏护苏总经理，忽然起身，说道：“我同意重新选举董事会。”

崇侯虎惊骇。苏护是他旗下一员大将，他从未想到，苏护竟会叛出崇氏，转投西岐。

苏护转过身，对坐在主席位上的崇侯虎说：“崇老爷子，现下，崇氏风雨飘摇，还请您退位让贤吧。”

崇侯虎怒道：“你！”

苏护低声说：“老爷子，苏某活了半辈子，膝下唯有一女。小女苏妲己，是苏某的掌上明珠，老爷子，您千不该、万不该，不该将妲己送出去。”

原来，苏护一直不舍得他的女儿。崇侯虎将苏妲己献给殷启，苏护表面上不说，实则隐忍了三年。

崇侯虎大声喘气，崇应鸾赶忙去搀扶他，又是倒水、又是顺背，崇侯虎把他挥走，高声喝问：“还有谁？还有谁要背叛我崇侯虎？”

四周无人应答。崇应彪举起手：“还有我。”

崇侯虎既惊且怒。他从未料想，他的次子，他豢养的一条狗，不仅敢背叛他，还敢公开和他叫板。

崇侯虎颤巍巍伸出手，指着崇应彪，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崇应彪向他龇牙笑了一下。他舔舔嘴角，似乎尝到了杀马那天，溅在脸上的血。

负责计票的助理低呼出声：“董事长！”

崇侯虎怒声问：“怎么！”

助理说：“加上苏护百分之八的股份，还有崇应彪百分之三的股份，同意决议的股东占比已经在总数的一半以上……”

他喃喃道：“董事会改选的提案……通过了。”

崇侯虎惊惧交加。他猛地坐下，像失去主心骨，重重砸在座椅上。

崇侯虎“呼哧呼哧”喘气。他双目赤红，对崇应彪说：“逆子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！”

崇应彪笑了笑：“我也不需要你这样的父亲。”

崇侯虎的身体向前倾倒。他倒在了会议桌上，崇氏集团的最后一颗大树倒了，股东大会这场闹剧，也终于结束了。

崇氏家族的成员潮水般围住栽倒的崇侯虎。

崇应彪动也没动，他仍坐在座位上，仰着头，嘴角勾着冷淡、嘲讽的笑容。

那群人终于拥着崇侯虎离开了。只有崇应鸾还留在会议室，收拾残局，

伯邑考走过去，问崇应鸾，崇侯虎的状况如何。

崇应彪以为他哥会发怒，会斥责伯邑考假好心。

但崇应鸾没有。或许是伯邑考的态度太诚恳，又或者崇应鸾已经被刚才的闹剧拖得身心俱疲。

他沉默地、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
崇应彪看到他哥微微转过身，望向他。

崇应鸾看了崇应彪一眼。然后，他对伯邑考说：“对他好一点。”崇应鸾笑了笑，笑容中有

种崇应彪看不懂的东西。“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。”

伯邑考说：“我会的。”

崇应鸾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直到伯邑考向他招手示意，崇应彪仍呆坐在原地。

他的脑子里还回响着崇应鸾的话。

崇应彪想：或许，如果他们没有在小时候被分开，或许，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哥哥，崇应鸾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弟弟。

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。

伯邑考向他走来，拍了拍崇应彪的肩膀。“怎么还坐在这儿？”

崇应彪怔怔地抬起眼。他有点茫然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该去哪里……”

伯邑考蹙起眉。崇应彪觉得嗓子被哽住了，但他还是费劲地解释：“我，我想回家，可我不知道，家在哪里……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觉得眼眶都涨起来。

伯邑考垂着眼睛，听他说完了。然后，他弯下腰，抱住崇应彪的脑袋，按在自己怀里。

崇应彪的耳朵贴在伯邑考胸膛上，他听到伯邑考的心跳，平稳、有力，一下接着一下。

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我们回家。”

伯邑考说的“家”是姬家的老宅。

直到走进大门前，崇应彪仍然悬着一颗心。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姬家的其他人。

他试着输入大门密码，没想到，门开了。崇应彪问：“你们没换密码？”

伯邑考笑说：“密码一月一换，这才几天啊。”他敲了敲崇应彪的脑袋，“不过，待会儿你给姬发发个消息试试。我怕他又把你拉黑了。”

崇应彪咬咬嘴唇。他喏喏：“我，我不应该删你联系方式的。”

伯邑考瞥了他一眼：“知道就好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往后，多生气我都不会删的！”

伯邑考挺无奈地看着他。崇应彪连忙补上：“我，我也不会和你生气了！”伯邑考挑眉：“还有呢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往后……遇上什么事，我都会告诉你。”

伯邑考笑着，这才点点头。

他们走进老宅，姬昌正在客厅看电视。他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，并不像报告单上说的那样，只有一两年可活。崇应彪想，或许报告单是错的呢。姬昌可以长命百岁的。

听到响动，姬昌回过头，看到伯邑考带着崇应彪走进来。

他乐呵呵地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语气寻常得像是几小时前才见过，伯邑考不过和崇应彪出去买了点东西。

崇应彪走过去，低着头，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了。他低声说：“对……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姬昌忽然伸出手，拍了拍崇应彪的手。崇应彪乖乖地蹲下来，姬昌摸了摸他的头，说：“小邑都跟我说了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吧？”

崇应彪抬起头，他的眼睛瞪得好大，好像瞪得越大，就能越将眼前这张和蔼的、向他微笑的脸记在心里。

姬昌拍拍他，让他坐到一边的扶手椅上。

崇应彪刚坐下没多久，就听到“蹬蹬”脚步声从楼上传来。

“桃姐，我那副拍子放在哪儿啦，下午辛甲他们约着打球——”

姬发跑下楼梯，就和客厅里坐着的崇应彪撞上目光。

崇应彪扯扯嘴角。他伸出手：“嗨。”

见鬼，天知道他这个招呼打得有多膈应。

姬发的表情冷下来。他说：“桃姐，我不找拍子了。”他对菲佣说，“麻烦给我找个游泳圈。”

姬发对着崇应彪，冷笑一声。“这位要用。不然，我怕他跳维多利亚港淹死了。”

伯邑考说：“小发，你别。”

姬发立刻就把矛头对准他哥。“哥，你还帮他说话。”

他撇嘴，很不高兴地看着伯邑考。

伯邑考笑着叹气。崇应彪说：“没事，我跳。”

伯邑考看向他，崇应彪挺诚恳地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真的跳。不用游泳圈也行，淹死就淹死，我该的——”

伯邑考伸出手，捂住他的嘴。他不让崇应彪再说下去了。

“……算了。烦死了，你真淹死了，哥又要难过了。”姬发说。他瞪了崇应彪一眼，接着找球拍去了。

后来，崇应彪抽空问姬发，知不知道殷寿和殷郊两父子的事情。他问得很委婉，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，才没把“殷寿在监视他儿子，我建议你离殷郊远点儿”这句话说出口。

没想到，姬发表现得倒是很从容。他说，我知道啊。殷郊发现了，他告诉我，爸患病的消息是殷寿从他那儿得到的。

姬发说，殷郊什么事都会和我说的，所以我不担心。

他又翻了个大白眼。不像你，崇应彪，你就知道闷在肚子里，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。

最后，姬发作总结发言：真不知道我哥怎么看上你的。

崇应彪装笑装得脸都僵了。他在心里骂：妈的，老子就不该来提醒你。

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伯邑考说，他想搬出去住。

姬发问：“哥，你不是才搬回来吗？”

伯邑考说：“那房子还留着。反正，是西岐的地产，空一段时间不打紧。”

诶？崇应彪立刻偷偷摸出手机。他查询公寓大厦的楼盘。看到“有镐地产”四个大字，崇应彪大脑一片空白。

难怪这么凑巧，伯邑考搬来做他邻居。崇应彪买的是西岐的房子，伯邑考一早掌握他落户信息。

他看了伯邑考一眼，瘪了瘪嘴。伯邑考“噗嗤”笑了。他握住崇应彪的手，对姬昌和姬发说：“我想给阿应一个家。一个只属于我们俩的家。”

Chapter 16

回到家，头等大事是擦洗厨房。

原因无他，红尘中饮食男女，伯邑考和崇应彪也不能免俗。折腾那么久，两人都饿了，人嘛，总是要吃饭的。

照例是伯邑考开火做饭。才搬回来，冰箱里都没新鲜蔬菜，伯邑考从冷冻柜翻出冰冻牛腩，凑合做了一道清汤牛腩。

他自谦，说是“凑合”，实则手艺高超，牛腩化冻后滚入锅，清香四溢。伯邑考用小刀给白萝卜雕花，崇应彪看得不住惊叹。他怀疑伯邑考曾去烹饪学校进修，或潜伏在姬家酒店产业里做掌勺大厨。

伯邑考往锅里倒米酒，又关火焖锅。他转身去流理台切配菜，崇应彪绕到他身后，抱住伯邑考的腰。

他将下巴搁在伯邑考肩膀上，呼吸轻轻拂在伯邑考的脖颈。伯邑考切菜的手就停下了。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抱着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崇应彪都快抱睡着了，伯邑考低声说：“阿应……”

崇应彪“嗯”了一声。伯邑考说：“水快烧干了……你先放开我。”

“不放。”崇应彪说。话虽这么说，他抱着伯邑考摇了摇，还是松开手。松手前，他在伯邑考的后颈上亲了一下。

他看着伯邑考的颈子红起来。崇应彪舔了舔嘴唇。

随后，他被伯邑考以“别捣乱”为理由赶出厨房。崇应彪转头去忙活橱柜。他将姬家送的玉如意放在玻璃柜里，又随手打开另一边的柜门。

借搬家机会，崇应彪终于有功夫好好欣赏伯邑考的衣柜。

他看得出伯邑考品位不凡。崇应彪想到自己满柜子的硕大名牌Logo帽子和T恤，忽然察觉到有点品位和没品味之间的差别。

无所谓。他会在伯邑考的衣柜中塞满自己的衣服。总有一天，他要拉着伯邑考穿Gucci的T恤出街。

吃饭时，伯邑考夹一块牛腩喂到崇应彪嘴边。

崇应彪把牛腩和筷子都含在嘴里。

伯邑考说：“阿应，松口。”

崇应彪眨眨眼，喉咙中发出小狗呼噜声。他好喜欢和伯邑考玩闹，或是单纯惹伯邑考生气。他喜欢他，像叼住好吃的肉，一辈子也不想松口。

吃完饭，崇应彪在阳台搬花盆，抬头看到伯邑考抱着一个巨大盒子过来了。

“这是啥？”崇应彪问。

伯邑考说：“大提琴。”

崇应彪喃喃：“不是吧……”他问，“你怎么什么都会？”

伯邑考正在把大提琴从琴盒里取出来。他将琴放在琴架上，调整了一下角度。“小时候，西乐团要学的。好久不练了，这次正好从老宅里带过来。”

崇应彪敏锐捕捉：“姬发也练过？”

伯邑考笑笑：“本来要他练小提琴，后来，小发自己学了架子鼓。”

崇应彪撇嘴。“蛮适合他的。”他在心里补一句：敲着棒槌就要炸。

他伸手摸摸大提琴，烤漆的琴身摸起来滑滑的。崇应彪问：“我能听你拉一段吗？”

伯邑考说：“当然可以啦。”他给大提琴调音，拨动四根琴弦，分别试了试。然后，他将琴放下来，又对崇应彪笑了笑：“不过，阿应，今天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”

崇应彪舔舔嘴唇。他似小狗一样扑过去，挂在伯邑考身上。伯邑考笑着用一根手指抵在他的嘴唇上。

“阿应要乖。”他说。

没办法，滚床单前，还得先把床单铺好。

崇应彪蔫蔫地继续搬家大业。伯邑考负责打扫卫生、整理床铺、给花浇水等一系列事务，崇应彪负责从箱子里把东西拿出来。

他抱怨：“搬来搬去，真是烦。”

伯邑考就转过身问他：“是谁非要把我从这里气走啊？”

崇应彪咬咬嘴唇。他总是理亏的。

崇应彪自己的东西原本就放在伯邑考家里。伯邑考从里面翻出拳击手套。他摸了摸拳套，说：“当时，我看到它的时候，就想问你，为什么一直留着它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我那时候，不知道是你送的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可我还是很喜欢。”

他在心里默默补上一句：十七岁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。

伯邑考轻轻地笑了。他说：“阿应还留着，真好。”他从手套里取出绷带，对崇应彪说：“要不要我给阿应绑上？”

崇应彪说：“行哎。”

他乖乖伸出两只手。

伯邑考笑了笑。他把绷带绕上崇应彪的手腕，绕了一圈又一圈。崇应彪活动了手腕，他突然发现：伯邑考把他的两只手绑在一起了。

崇应彪仰起脸，向伯邑考发射了一个问号。

伯邑考笑得酒窝深深。他勾住崇应彪的手腕，把崇应彪带到了浴室。

因为双手都绑着，所以T恤只能推到头顶上，脱不下来。

崇应彪全身都被花洒打湿了。伯邑考很仔细地清洗他，搞得崇应彪都有点不耐烦了。他用膝盖蹭蹭伯邑考的大腿，催促道：“能不能快点啊？”

伯邑考挺无奈地说：“你都多少天没洗澡了？”

崇应彪心虚。他仍然嘴硬：“昨天才洗的！”

伯邑考显然不太相信。“你就冲那一下，就上床睡觉了。看把你困得。”

他说的对，崇应彪上周一直没能好好睡觉。好不容易回到姬家老宅，他睡得沉沉。

崇应彪就磨磨蹭蹭地把胳膊抬起来。“.....那你就给我洗洗吧。”

说着，他凑到伯邑考耳朵边上，张嘴咬了一口。

推推搡搡，才推到床上。

崇应彪半靠在床头上。他的手腕都被绑起来，不能活动，怪别扭的。

伯邑考往手上倒润滑剂的时候，崇应彪想起点什么，突然问：“你是不是挺喜欢把我绑起来的？”

伯邑考挑起一边眉毛。

崇应彪继续，“在你办公室做的那回，非得用领带把我眼睛蒙上，跟摸瞎似的。”

伯邑考答道：“嗯，必须得蒙上。”他叹口气，有点无可奈何，“阿应，你当时那个表情，要是让我再看下去，我真怕自己心软。”

崇应彪“啊”了一声。原来是这个原因，他还以为伯邑考有特殊癖好。想到这里，崇应彪用膝盖顶了顶伯邑考的下腹。他不怀好意地说：“没事，这里硬就可以了。”

伯邑考轻轻吸一口气。他那里立刻就有反应了。崇应彪几乎想笑场，但伯邑考将手指伸进他的穴口。

崇应彪打了个哆嗦。被胀满的感觉好熟悉，他对伯邑考的手指几乎产生路径依赖。他难耐地并住腿，夹住伯邑考的手，哼哼：“哥哥.....我好想要。”

他把尾音咬得好软。

伯邑考哄着他：“腿分开点，这样夹着我的手，不太好活动。”

崇应彪说：“那你亲亲我。”

伯邑考挺没办法的俯下身去亲他。

崇应彪一边同他接吻，一边分开大腿，让伯邑考的手指更深地探进去。他的腰都软下来，身体往床头的软垫塌下，肩背似要陷在软垫里。

伯邑考在他的腔道里揉按，崇应彪从齿缝里泄露几句呻吟。他快高潮的时候，别过脸，口中发出“呜呜”声。

伯邑考用手指把他弄上高潮，才换成自己的阴茎。

他把崇应彪的双腿架在自己肩膀上，方便进得更深一点。

这个姿势，做得实在是太深了。崇应彪很快就坚持不住了。他用脚后跟敲一敲伯邑考的背，小腿磨蹭着伯邑考背后隆起的肌肉。

他的阴茎涨得好满，崇应彪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射了。只差那么一点，他就能从拉满的弓松懈下来。

伯邑考却突然握住他的阴茎。崇应彪立刻剧烈地弹动了一下，伯邑考用另一只手握住他的腰，控制崇应彪不要乱动。

崇应彪张开嘴，说：“哥哥，我想射……”

伯邑考将撞击的频率放缓了。他分出一点精力，安抚崇应彪：“再等一会儿。”

崇应彪不想等了。他几乎被放在火上烤，再多一秒他都忍受不了了。

“让我射，我想射……”他在床上扭动着，臀瓣反复摩擦床单，火辣辣的，又痛又爽。

伯邑考仍然持续地、深入地向他的体腔深处撞进去。崇应彪举起手，想把伯邑考推开，但他的双手都绑在一起，伯邑考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按在墙壁上。

崇应彪的嗓子都哑了。他哆嗦着，反复地说：“哥哥，我难受……好难受，想射，哥哥……”

他快崩溃了。崇应彪发着抖，全身都烧起来，所有的欲望集中在下腹，又无法疏解。他哭出来：“求求你……”

伯邑考俯下身，在他的耳边喘气。他的声音好低，似琴弓擦过大提琴最低一根琴弦。

他松开崇应彪的阴茎，揉按冠头。伯邑考在他耳畔说：“阿应，我爱你。”

崇应彪立刻就射了。

他听到自己的呻吟声，伯邑考抱住他，吻他，让他的呻吟声都吞进喉咙里。

做了一轮，弄得身上黏糊糊。

崇应彪躺在床上，看着风把窗帘吹出一个弧度，阳光打下半透明的阴影，将他们都温柔地包拢在阴影中。

他碰了碰伯邑考的手臂。“哥哥。”

伯邑考问：“阿应？”他的声音有淡淡宠溺。

崇应彪问：“虽然都搬来了，我还是想确认下……”

他犹豫着，问：“我这算是，过门了吧？”

伯邑考失笑。他把崇应彪的脑袋拨过来，放在自己手臂上，让崇应彪枕着他的手臂。

伯邑考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六个月后，西岐集团董事长姬昌宣布，退出集团董事会。

西岐集团董事长的位置，将由他的长子姬邑接任。

夏天的高中校园，蝉鸣阵阵，树叶被风吹成一波一波的绿浪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闪烁的海洋。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升学宣讲会。

伯邑考应邀在列。不同的是，这次，他不是以港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，而是以杜克博士、西岐集团董事长的身份，参加这次宣讲会。

宣讲会设在圆形报告厅，学生们将报告厅坐满了，他们仰着脸，脸庞上写满对外来的憧憬。

伯邑考向他们介绍西岐集团的最新研究方向。幻灯片上，香江夜景高楼林立，画面从玻璃钢骨架逐渐上移，露出满天繁星的夜空。宇宙的尽头，飞行器的淡蓝色羽翼沉入苍穹，转场后，行星和显微镜中跳动的细胞重合。细胞不断分裂重组，演化成一行行跳跃的绿色代码。

地产投资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了。西岐必须肩负起指引时代方向的任务。

宣讲会结束，学生们三三两两离场。

等到最后一个提问的学生都走了，伯邑考走下讲台，走到报告厅的最后一排。

他拍了拍趴在最后一排睡觉的人的肩膀。

“同学，宣讲会结束了。”

崇应彪从胳膊上抬起头来。他根本就没睡着，伯邑考的演讲很有感染力，他后悔错过十七岁时那场。

崇应彪打个超夸张的大哈欠。

“可是，学长，我有问题诶。”

伯邑考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他对崇应彪好似有无限耐心。

崇应彪站起来，牵着伯邑考的手，一路走上讲台。

然后，他单膝跪地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枚戒指。

满圈钻戒，在讲台的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。

崇应彪问：“学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

伯邑考笑着，向他伸出手。

END

Chapter 17

Chapter Notes

图片由LOF的 @空摆 老师制作。

他非生若夏花，而是生若顽石。他的心脏像石头一样冥顽不灵，像冰块一样经年不化，却埋藏着一枚随时都会爆裂开的火种。

fu

衣

冠

sheng

禽

nu

兽

chong qing biao

bo yi kao

meng

— 應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